

創刊號

翔風

月刊 第一期

二十七年十一月十日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以說乎；有
朋自遠方來，不以樂乎；人不知而
不愠，不以君乎。——誠語。

律師宗壽勳受任東方書店常年法律顧問通告

茲受東方書店聘為常年法律顧問嗣後對於該店一切法益當依法保障之此啓

事務所北京宣外教子胡同五十九號

電話 南局 二六六號

北京楊本賢廣告部

收費低廉迅速簡便
辦理週到信用可靠

專 登
庸 報
新 報
民 報
晨 報

實報	新北京	新天津	益世報	時言報	實事
啓事聲明廣告	頌揚德政廣告	緊要通告廣告	結婚訂婚廣告	徵求待聘廣告	訃聞哀啓廣告
專門代理	購字組字	擬稿繪圖	製版打樣	中外報紙	統為代辦

地址

北京東城

沙灘七號

電話

電話東局

三一〇〇

朔風月刊第一期目次

二十七年十一月十日

談勸酒

小說瑣誌

關於芝草的攷證

談食道樂

詠兒童詩二章

粵謳

徐志摩與戲劇

醬油與我

殘秋

不如歸一折

偉人們的遺言

寶兒

玻璃門裏

編後隨筆

知堂 二

畢樹棠 五

班書閣 八

紀生 十二

沈啓无 十四

譚鋒 十六

李曼茵 十九

伯上 二十三

聞國新 二五

錢稻蓀 二九

馬克吐温作 三二

林慰君譯 三五

陳綿 三五

夏目漱石作 四十

方紀生譯 四三

編者 四三

606181

談勸酒

初

因為收羅同鄉人著作，得見蘭亭陳廷燦的郵傳開記初二集各二卷，初集係抄本，二集木刻本，有康熙乙亥年序，大約可以知道著書的時日。陳君的思想多古舊，特別是關於女人的，如初集卷上云：

「人皆知婦女不可燒香看戲，余意並不宜探望親戚及喜事宴會，即久住娘家亦非美事，歸寧不可過三日，斯為得之。」但是卷下有關於飲酒的一節，却頗有意思：

「古者設酒原從大禮起見，酬天地，享鬼神，欲致其馨香之意耳。漸及後人，喜事宴會，借此酬酢，亦以通殷勤，致歡欣而止，非必欲其酪酊醲醑，淋漓几席而後為快也。今若享客而止設一飯，以飽為度，草草散場，則太覺索然，故酒為必需之物矣。但會飲當有律度，小杯徐酌，假此叙談，賓主之情通而酒事畢矣，何必大觥加勸，互酢不休，甚至主以能勸為強，客以善避為巧，競能爭智之場，又何有於歡欣哉。」又見今人錢振鏞著講飲開筆補中有一則云：

「天下第一流莫如豁拳角酒，切記此等鬧鬼千萬不可容他入席。」二君都說得有理，不佞很有同意，雖然覺得錢君的話未免稍激一點，簡單一點，似乎還該有點說

明。本來賭酒也並無什麼不可，假如自己真是喜歡酒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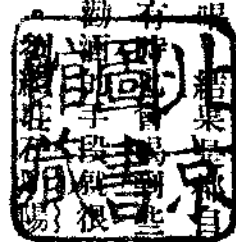
豁拳我不大喜歡，第一因為自己不會，許多東西覺得不喜歡，後來細細推想實在是因為不會之故，恐怕這里也是難免如此。第二，豁拳的叫聲與姿勢有點可畏，對角線的對攻，拳頭直出，離鼻尖不過一公分，不由不感到點威嚇。話雖如此，揮拳狂叫而搶酒喝，雖似粗暴，畢竟也還風雅，我想原是可以原諒的。不過這里當然有必須的條件，便是應該贏拳的人喝酒，因為這酒算是賞品。為什麼呢？主人請客喫酒，那麼酒一定是好東西，希望大家多喝一點，豁拳賭酒，得勝的飲，正是當然的道理。現在的規矩似乎都是輸者喝酒，仿佛是一種刑罰似的，這種辦法恐怕既不合理也還要算失禮吧。蓋酒如是敬客的好東西，不能拿來罰人，又如是用以罰人的壞東西，則豈可以敬客乎。不佞於此想引申錢君的意思，略為改訂云：主客賭酒，勝者得飲，豁拳雖俗，搶酒則雅，此事可行，如現今所為，殊無可取，則不佞對於錢君之說亦只好附議耳。

陳君沒有說到豁拳，所反對的只是勸酒，大約如乾杯之類。主與客互酬，本是合理的事，但當有律度，要盡量

却也不可太過量，到了酩酊醺醺，淋漓几席，那就出了限度，不是敬客而是以客人為快了。這裡的意思似乎並不以酒為煩東西，乃因為酒醉是苦事的緣故吧。酒既是敬客的好東西，希望客人多喝，本來可以說是主人的好意，可是又要他們多喝以至於醉而難受，則好意即轉為惡意了。凡事過度就會難受，不必一定是喝酒至醉，即喫飯過飽也是如此。我曾聽過一件故事，前清有一位孝子是做知府者，每逢老太太用飯，他站在旁邊侍候着，老太太喫完一碗就夠了，必定請求加餐，不聽時便跪求，非允許添飯決不起來。老太太沒法只好屈服，却懇求媳婦道，請你告訴老爺不要再孝了，我實在受不住了。強勸喝酒的主人大有如此情形，客人也苦於受不住，却是無處告訴。先君是酒量很好的人，但是痛恨人家的強勸，祖母方面的一位表叔最喜勸酒，先君遇見他勸時就絕對不飲，嘗訓示云，對此等人只有一法，即任其滿醺，就是流溢桌上也決不顧。此是昔者大將軍對付石崇的方法，我雖佩服卻不能實行，蓋由意志不堅強，平常也只好應酬一半，若至金谷園中必蹈王丞相之覆轍矣。

酒本來是好東西，而主人要如此苦勸惡勸才能叫客人喝下去，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我想，這大抵因為酒這東西雖好而敬客的沒有好酒的緣故吧。不佞不會喝酒而性獨喜喝，遇酒必喝，因此頗有閱歷，截至今日為止我只喝過兩次好酒，一回是在教我讀四書的舊先生家裡，一回是一

位吾家請喫飯的時候，那時真是搶了也想喝動的喫得大醉而回。此外便都很平常，有酒，蓋雖是同類而具異味，這種時候大約勸酒是必須了，輸了罰喝的道理也很講得過去。雜記中云：



「村儂如鬼，兼之惡釀如藥，而主人之意則極誠且敬，必不能不終席，此生平之一切也。」此寥寥數語，蓋可為上文作一疏證矣。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在北平。

附記

阮葵生著茶餘客話卷二十有一則云：

「俗語云，酒令嚴於軍令，亦末世之弊俗也。偶爾招集，必以令為歡，有政焉，有糾焉，衆奉命唯謹，受虐被凌，咸俯首聽命，恬不為怪。陳幾亭云，飲宴苦勸人醉，苟非不仁，即是客氣，不然亦蠶俗也。君子飲酒，率真量情，文士儒雅，概有斯致。夫唯市井僕役以逼為恭敬，以虐為慷慨，以大醉為歡樂，士人而效斯習，必無禮無義不讀書者。幾亭之言可為酒人下一針砭矣。但見宋人小說中酒戒云，少吃不濟事，多吃濟甚事，有事壞了事，無事生出事。旨哉斯言，語淺而意深。又幾亭小飲靈銘曰，名花忽開，小飲。好友略慰，小飲。凌寒出門，小飲。冲暑遠馳，小飲。餒甚不可適食，小飲。珍醴不可多得，小飲。真得此中三昧矣。若酣酒流連，俾畫作夜，尤非向晦息宴之道。亭林云，樽罍無卜夜之資，衢路有宵行之禁，故見星而行者非罪人即奔父母之喪。酒德衰而酣飲長夜，官邪

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所係豈淺鮮哉。法言云，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何非學問之道。此一節在禮氏選本卷十，文句稍遜，今從王刊本。所說均有意思，陳幾亭的話尤為可喜，我們不必有慮，但小飲的理想則自極佳也。八月七日記。

附記二

趙氏刊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中有遼翁隨筆二卷，山陰郝駿佳著，卷上有一則云：

「凡與親朋相與，必以順適其意為敬，唯勸酒必欲拂其意，逆其情，多方以強之，百計以苦之，則何也。而受之者雖覺其苦，亦不以為怪，而且以為主人之深愛，又何也。此事之甚矣而舉世莫之察者，唯契丹使臣馮見善云，勸酒當觀其量，如不以其量，猶徭役不以戶等高下也，強之以不能，豈賓主之道哉。此言足醒古今之迷，乃始出於契丹使臣之口。」遼翁是明末遺民，故有此感慨，其實馮見善大概也仍是漢人，不過倚恃是使臣故敢說話，平常也會有人想到，只是怕事不肯開口，未必是見識不及契丹人也。社會流行的勢力很大，不必要有君主的力量壓在上面，也就儘够統制，使人的言論不能自由，此事至堪歎息，伊勃生說少數總是對的，雖不免稍偏激，却亦似是事實。我想起李卓吾的事，便覺得世事確是顛倒著，他的有些意見實在是十分確實而且也平常，却永久被看作邪說，只因為其所是非與世俗相反耳。勸酒細事，而乃喋喋不休，無乃小體而大做乎，實亦不然。世事顛倒，有些小事並不真是小，而

大事亦往往不怎麼大也。八月二十八日再記。

附記三

近日承兼士見賜抄本「平蝶園先生酒話」一冊，凡四十七則，不但是說酒而且又是越人所著，更可喜。妙語甚多，今只錄其第二十四則云：

「飲酒不可猜拳，以十指之屈伸，作兩人之勝負，則是爭鬥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酒以為人合歡，因歡而賭，因賭而爭，大殺風景矣。且所謂贏也者，以吾手指所伸之數合於彼指所伸之數，而適符吾口所猜之數，則謂之贏，反是則謂之輸，然而甚無謂也。所謂贏者，其能將多餘之指悉斷而去之乎？所謂輸者，其能將無用之指終身屈而不伸乎？靜言思之，皆不可也，皆不能也。天下得酒甚難，得酒而逢我輩飲則更難，得酒而能與我輩能飲之人共飲則尤其難。夫以難得之酒而遇難飲之人，且遇難於共飲之人，吾方喜之不遑矣，又何必毒手交爭為樂耶。盤中鷄肋，請免尊拳，無虎負隅，不勞攘臂。」酒話有嘉慶癸酉自題記，又有咸豐元年辛亥朱蔭培序，稱從蝶園子筠士得見此稿，乃應其請寫此序文。寒齋有朱君所著芸香閣尺一書二卷，正是平筠士所編刊者，書中收有與筠士札數通，雖出偶然，亦是難得，芸香閣元與秋水軒有連，前會說及，今又見此序，乃知其與吾鄉有緣非淺也。十月三十日記於北平苦住菴。

附記四

此文前曾交予文學雜誌，而雜誌停刊，遂又退回。今紀生來索稿，以此付之，已在一年後矣。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小說瑣誌

畢樹棠

墨慈齋新編繡像醒名花，共十六回，有墨慈主人序，不知何人所撰。板刻尚佳，而墨印不精。文中有一「明末年」字樣，當爲清人之作。文字清順，故事不見怎好，讀之索然無味，惟是書流傳似極少，亦才子佳人小說中之一種也。清華圖書館購存一部，價三十元。

二奇合傳，光緒戊寅年書，論城二勝會藏板，芝香館居士題叙。二奇者，乃合拍案驚奇與今古奇觀，合而輯之。共十六卷，四十回，有刪減處。回目文字多與原來不同，每回下題有「勸積德」「勸交友」「戒狂生」等字樣，蓋意在勸懲也。印刻尚清楚。

錦香亭，古吳素菴主人作，經元堂藏板，刻印俱劣，錯漏滿紙。共四卷，十六回。敘鍾景期與葛明霞之姻緣，而以安祿山作亂郭子儀平叛爲線索。文詞偶有佳美處，惟大體不好，情節安排多拙，描寫戰事亦俗，非上流說部。

五鳳吟，雲間咄咄道人編著，古越蘇澗道人鑒定，標葉書步月主人訂，稼史齋藏板。共四卷，二十回。敘書生祝珙生與二女（鄒雪娥，平婉如）三婢（素梅，輕煙，絳玉）之姻緣，中經悲歡離合，五人先後均在關帝廟吟詩和韻，後來大團圓，故曰五鳳吟，文情筆致俱惡劣，蓋步武

玉嬌梨平山冷燕一流，而尤下之。

新鐫桃花影，烟水散人編次，清徐震撰，木刻本，共十二回。此爲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之一，文情俱劣，宜其不傳，故此書通常已不易見，然在淫書中，亦可謂極下者矣。清華圖書館有藏本。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謂有清光緒丁酉上海書局石印本，改題「牡丹奇緣」，余未見。

筆耕山房宜春香質，醉西湖心月主人著，且笑芙蓉僻者評，般若天不山人參。木刊大字，不知何人手筆，有圖十六頁，頗佳。共分風花雪月四集，二十回。此淫書之寫男風者，弁而釵一類也。書賈索價八十元，聞爲北京國劇學會以六十元購去。此書殊罕見，茲錄其回目如次：

風集

- | | | |
|-----|---------|---------|
| 第一回 | 書房內明修棧道 | 臥榻上暗渡陳倉 |
| 第二回 | 韋律才痛哭流涕 | 王歎文臥柳吞花 |
| 第三回 | 孫宜之才名卓犖 | 號裏蛆巧計迷心 |
| 第四回 | 楊花趁口遭磨折 | 泰山壓頂送殘生 |
| 第五回 | 雪深怨鋤強扶弱 | 報大德轉劫投胎 |
- 花集
- | | | |
|-----|---------|---------|
| 第一回 | 薄情子錢塘觀相 | 成國公函谷傳奇 |
|-----|---------|---------|

- 第二回 謝公綽財盡情疎 張方伊忠告善道
- 第三回 弄兒奇計籠彥士 淫婦懷春惜落花
- 第四回 柳艷姬輸身求樂 汪公可憐才贈玉
- 第五回 熊耳山誅叛伐逆 和風鎖報怨酬恩

雪集

- 第一回 男兒謀奪青樓寵 龜奴計採後庭花
- 第二回 伊人愛平康撒奸 祁閣如青樓刮目
- 第三回 商子鼎俠義疎財 伊自取虧心短行
- 第四回 羽敏朋友且周急 蕪娘骨肉起炎涼
- 第五回 塵埃中物色英雄 畫錦堂分明德怨

月集

- 第一回 鈕子俏題詞問天 圓情老關明因報
 - 第二回 醜漢頓更惡面目 美容使受持封贈
 - 第三回 宜男池求嗣佳遇 虎囉哪教鴛呈兇
 - 第四回 毓陰芽顛倒姻緣 呼雷駭無心佳會
 - 第五回 迷中不解兩世因 覺來頓悟三生則
- 隨鴛帝豔史，明人瑞堂梓，有崇禎辛未橋李友人委蛇居士譚序，有圖四十面，附贊，精刻大本，書賈索價六十元，可謂貴矣！

平山冷燕，蕪岸山人編，通行本以光緒癸卯上海書局石印本為最佳，共四卷，二十回。叙才子燕白領與山黛，平如衡，冷絲雪之姻緣，情節庸俗之至，其中詩詞，無一佳者，猶不如玉嬌梨之較有曲折也。靜寄山房刊本，字跡

行格均清楚，有冰玉主人批點。無甚特點，而書賈常視為奇貨，可笑。

和尚緣，又名燈花夢全傳或燈草和尚，共十二回。全書結構極簡單，叙一婆子作法，晚間燈草結花，變出一和尚，能大能小，於是在一楊氏家中，遍淫其妻女及婢。和尚又有春夏秋冬四姊妹，與楊氏及其婿官淫，結局說出是前世種因故得此果報。全書除寫淫外，未及他事，一笑。

新刊奇見異聞掌故叢書，一卷，建安雷燮撰，元朝書林梅軒刊。二十一年春，在鄭振鐸庫中見之，文格有似剪燈新話。

燕居筆記，本名巢居集，閩潭龍鍾道人輯。內七至十集為博古齋評點故事八篇，六篇見三言與初拍，二篇見連城壁，即：(七)錯姻緣老鼠改正(連城壁第四回，清官不受扒灰謗，屈士難伸竊婦冤)行好事天公改八字(連城壁第二回，老星家戲改八字，窮鬼隸徒發萬金)(八)陳希夷四辭朝命(明言九，即古今小說十四)呂洞賓飛劍斬黃龍(恒言二十二)(九)才高才荆公難子膽(通言三)蘇小妹三難新郎(恒言十一)(十)轉運漢文若虛發積(拍案驚奇一)美孝廉許武智讓產(恆言二)。連城壁一書，余未見，此二篇以前者為佳妙。又輅生遇瑜娘一篇，亦見花陣綺言與國色天香，即鍾情麗集，故事簡單，詩歌甚多，而殊無味。

豆棚閒話，乾隆五十年刊本，共四冊，十二則。文章

頗是平話風格，故事亦多反案立異之處，尚有趣味。惟篇幅不齊整，最後一則「陳長齋談天論地」，完全是一套演說，非故事矣。

花陣綺言，仙隱石公編次，楚江僊叟石公纂輯，吳門翰史茂生評選，袁宏道題詞。全書十二卷，故事七篇，即三奇台傳，花神三妙，天緣奇遇，鍾情麗集，嬌紅雙美，金谷懷春，兌蓮雅集是也。皆文言，寫才子佳人，自命風雅，實俗無可耐。惟此書流傳甚少，得之需五六十金。

麟兒報，咸豐壬子年重鐫本，尚清楚，當為清初人之作。共十六回，文字尚順適，情節與玉嬌梨等書相類，雖屬一套陳言，不脫才子佳人，然故事尚緊湊，價不甚昂，較易得。

娛目醒心編，道光九年樹德堂刊巾箱本，玉峰草亭老人原編，雲間自怡主人原評，有乾隆五十七年怡軒主人序，道光己丑渝州厚垣氏高踰跋。共故事十六篇，每篇分二回三回不等，第一回為「入話」，二三回為正文，是平話章法，形式有似十二樓，筆墨則很平庸，且有取前人成作之處，如許武爭鬪一段是。此類故事，本不能脫前人窠臼，惟無好筆以描之，則下矣。既不娛目，更不醒心，徒增厭煩而已。

俗話傾談，標葉書博陵紀棠先生輯選，粵東省城十七甫五經樓藏板，同治九年秋鐫，書末又題為粵東省城學院前聚口堂藏板。初集二卷，故事十一篇，二集二卷七篇，

標葉有「三集嗣出」字樣，余未見。所寫皆忠孝節義因果報應，似今古奇觀，惟文中對話，皆用粵語，極有趣。寫潑婦凶漢事，有聲有色，豈廣東民間多如是之生活耶？故事以第一篇「橫紋柴」為最佳，餘多粗略。又敘事之間，夾以成段之評論，間且甚長，為短篇小說之別開生面者。

綠野仙踪之通行石印本最壞，道光年間所刊小本亦多改刪，光緒丙申上海書局石印本較完整，而回目均為八十回。七八年前，發現百回抄本，文字無甚增益，而回目已大不同，當較近廬山面目。惟字跡殊劣，圖贊亦非原筆，決非著者之底本。紙葉格式殊齊整，每葉騎峯之上端刻有「綠野仙踪」四字，推知抄時距作者之時不遠。有自序一篇，述著作之經過，刻時刪去，陶家鶴序中書明作者為李百川，為刻本所不詳，第一回之虞氏前評，及文中之評註，亦普通本所無，皆異點也。此本吳辰伯（春融）君考之甚詳，而余見之最早，三友堂初送清華圖書館求售，索價百元，未留，後為燕大圖書館以八十元購去，可謂今日惟一之善本也。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間，琉璃廠書賈送來抄本「集聚書目」一部，係清代道咸間坊間之售書目錄，內小說一類有百餘種，如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醉醒石，弁而釵等，多為今日稀見之書，而標價皆不過五六錢銀子一部，可見今昔書價之變化甚大，且可知今日之所謂珍本，在百餘年前，固皆平常之物也。

關於芝草的考證

班書閣

「芝」素稱爲神草，與獸中之麟，鳥中之鳳，皆人曠曠稱贊，而不經見者。旬日前，友人謝君，自當代之金石名家，沔陽陸和九先生處歸來，云：陸之門人姚君，有友張守常先生者，遷安縣城北，金山院人，得「芝」一株於是日下午，在廠甸鑄新照像館，爲「芝」攝影，約往參觀，余聞之，初以爲妄，至則其影已攝，「芝」已蘊積而藏矣。時陸姚張諸先生，共談「芝」事正濃，幸蒙主人啓

櫟賜視；見所謂「芝」者，柄紫赤，長約三寸，上覆以蓋，其形圓直徑二寸許，面有雲紋，赤褐色，背色略淡質頗堅硬有光，與習見畫中之「芝」，極相似，始知畫非臆造，又竊喜得觀異物焉。至「芝」之來源，據主人云：遷安城北五十里，有山名佛面，高約二十五華里，孤立雲際，有清泉七十二，環繞四圍，蓋邑中之名勝區也。於夏曆後七月七日，因遭匪亂，闔家離散，其堂妹乳名真子，年方十五，素寡言語，人目以痴，逃至山巔，見有空場畝餘，周圍有天然石椅七，椅面極圓滑，狀似有人每日憩於其上者，實則山顛人跡罕至，前曾有人登山探險，不知所終。場內不生草木，惟有鮮艷異草一株，當時真子不知其爲何物，由好奇心所驅使，遂採取之。其在山顛，經一晝

夜，不食亦不覺餓，後因槍聲漸息，迷離而出，第知山路崎嶇，所經亦不復記。至山下與家人晤，詢其何往，答以山巔，家人責其妄，及出此草，始信爲實。持以至津，遍詢識者，共證爲芝草云。主人之言如是，余以史之言「芝」者，所在多有，爰爲此篇以考之。

(一) 芝古稱瑞草

說文「芝神草也，从艸从出」，故古者視芝至爲祥瑞抱朴子中，多有記載，考其所言，頗稱神秘，如云：

芝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各有百許種，如水精得而未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千歲。

又曰：

青雲芝，生於名山之陰，大青石間，青蓋三重，有雲氣覆之，味奇甘，以陰乾食之，令人壽千歲不老，能乘雲通天見鬼神。

此外所言，若肉芝，黃龍芝，金蘭芝，龍仙芝，紫朱芝，朱草芝，月芝，山芝等，不一而足，然皆不外先言其形，次言食之可以延年。惟抱朴子喜論神仙吐納，符籙剋治之術，純爲道家之言，未可遽以爲信；然考爾雅釋草有「菌

芝」者，疏云：

瑞草名也，一歲三華，一名茵，一名芝。論衡云：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草生。瑞命記：王者仁慈，則芝草生，是也。

通志昆蟲草木略草類云：

芝曰菌，其類有五，色加以紫，是為六芝，青曰龍芝，赤曰丹芝，黃曰金芝，白曰玉芝，黑白玄芝，紫曰木芝，瑞草也；生則有雲氣，及禽獸之異。

首芝為瑞草者，求之古籍，多難勝書，至其果否為瑞，固難斷言，然古人目之為瑞，則為事實。故帝王恒以芝生為天休，而四方亦以獻芝相競焉。

(二) 芝之形狀

余見之芝，形如前述，然史籍所載，異形甚夥，非盡薰覆以蓋也。其最異者，有下列各類：

唐武德四年，益州獻芝草如人狀。(唐書高祖紀)

貞觀十七年九月，皇太子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為龍鳳之形。(唐書太宗紀)

天寶初臨川郡人李嘉允，屋柱產芝草，狀如天尊像。

(唐書玄宗紀)

宋太平興國五年，真定府行宮殿梁生芝草，如荷葉。

(通考物異)

咸平四年，濰州獻芝草一本，如佛狀。(同上)

咸平六年，永康軍導江縣民潘矩田中，生芝一莖三層

黃紫色，其高五寸許。九月相州牧龍坊生芝一莖，色紫黃長尺餘，分七枝，枝皆如手五指狀，其最上枝類鳳首。(同上)

此則芝頂之別，至一本之莖數，與莖之長短，亦有大相懸殊者。其莖之最多而莖且長者，有下列二則：

宋開寶七年，陳州獻芝一本，四十九莖。(通考物異)

唐長慶元年七月，壽昌殿內，槽柱上產玉枝一莖，長九尺。(唐書穆宗紀)

他如一本三莖五莖，莖長尺許者，不可勝數，亦不具錄。按余見之芝，有莖無葉，史籍所載，亦率不言葉，且禮內則有「芝栢」者，疏云：

芝栢者，庾蔚云：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栢；盧氏云：芝木芝也；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栢，皆芝屬也。據此，則是芝皆無葉矣，實則亦未盡然，例如：

漢武帝元封二年，甘泉宮內中產芝草，九莖連葉。(漢書武帝紀)

元成宗大德六年正月，濟南鄒平縣進芝一本，五枝五葉，色皆赤。(續通考物異)

此為芝之有葉者，更據上舉爾雅「茵芝」疏中，「一歲三華」之語，是芝不惟有葉，且有有華者矣。至於芝之種類除上舉抱朴子中所稱各種，及通志所云之龍芝，丹芝，金芝，玉芝，玄芝，木芝外，較奇者，尚有下列二種：

參成芝 後漢書馮衍傳注：參成芝，赤色有光，其枝

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即復如故。

夜光芝 後漢書馮衍傳注：其色青，其實正白如李，

夜視其實，如月光照洞一室。

此皆芝形之大別，若細析之，愧未能盡，姑舉以上數端，庶知芝類甚繁，幸勿宥於一種，而謂異其所見者，皆非芝致令識者所哂焉。

(三) 芝之生地

抱朴子中言芝之生，率在名山之陰，蓋因古之方士，多入名山以求不死之藥以立言也。若以上所舉，有產於太子寢室者，有產於屋柱者，有產於殿梁者，有產於槽柱者，是芝隨處可產，不盡在山；第以漢季而言，其產芝之地有下列各所：

宣帝神爵元年，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漢書宣帝紀)

光武中元元年夏，京師醴泉湧出，又有赤草於水崖。(後漢書光武紀)

明帝永平十七年，芝草生殿前。(後漢書明帝紀)

桓帝建和元年，芝草生中黃藏府。(後漢書靈帝紀)

漢季芝草之瑞，史固屢書，然求其產於山中者，並不多觀考諸其他各代，究其產於山中者，亦十無一二。尤可異者如：

宋政和二年，二月戊午，河南新安縣，蟾蜍背上生芝草。(通考物異)

宋自政和而後，祥瑞日聞，玉芝產禁中，殆無虛歲，除殿宇花園外，即中書尚書二省，太學醫院亦產之。按上舉產芝之地，惟蟾蜍之背，最不足信，然芝之隨處可產，是可斷言，則通志所謂「生有雲氣禽獸之異」，以常產諸屋宇觀之，則亦不足信矣。

(四) 芝與祥瑞無關

漢唐兩季，固多芝瑞，降及宋世，所產尤繁；夫稱爲瑞物者，以其不多見也，若屢見不鮮，是爲常物矣，尙何瑞之可云乎？馬氏通考物異云：

政和五年，八月甲子，贛州進一萬二千六百枚，內一枚紫色九幹。十二月己未汝州至進六萬本，其間連理枝者一千八百八十。有司不勝其紀，初猶表賀，後以爲常，不皆賀也。時朱勝非爲京東提舉學事，行部至密州界，見縣令部數百夫，入山採芝，彌漫山谷，皆芝菌也。或附木石，或出平地，有一本數十葉，層疊高大，衆色咸備；郡守李文仲，採及三萬本，每萬本作一綱入貢。

產芝之多，至此已極，與瑞無關，不問可知；故馬氏通考不曰祥瑞，而曰物異。即續通考亦云：

金元迄明，獻瑞芝者不一，嘉靖間尤甚，蓋時方崇尚青詞，物以類聚，至於臣民競進，數輒盈千，然則芝之爲瑞與否，亦概可觀矣。

此第言芝之爲瑞，實不足據而已；然又有謂芝爲災者，如

唐上元二年，七月甲辰，延英殿御坐上白芝一莖三花白麋象也。(唐書肅宗紀)

宋建炎二年，九月癸卯，密州獻芝草五葉，如人指掌色赤而澤，却之。東漢書以草生如手指，為秉威權持國柄，蓋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脅上之應也。(通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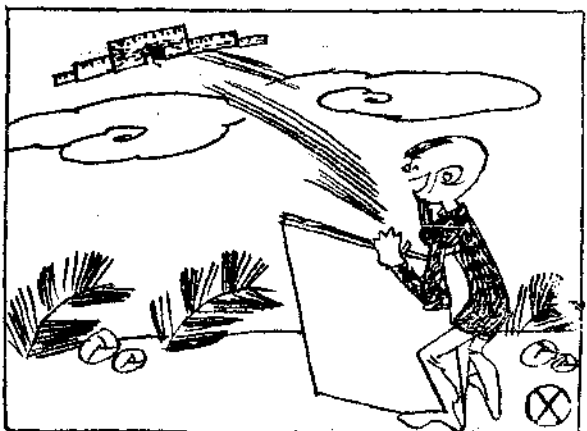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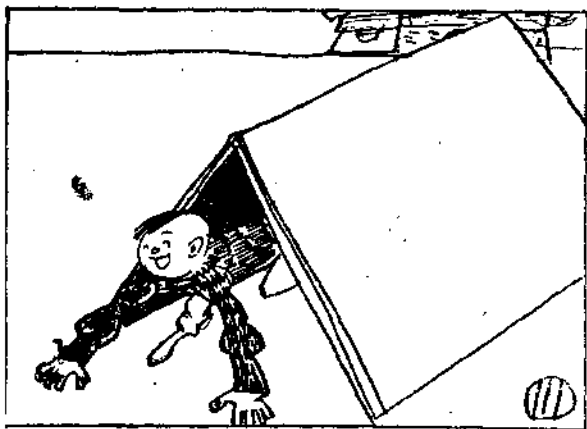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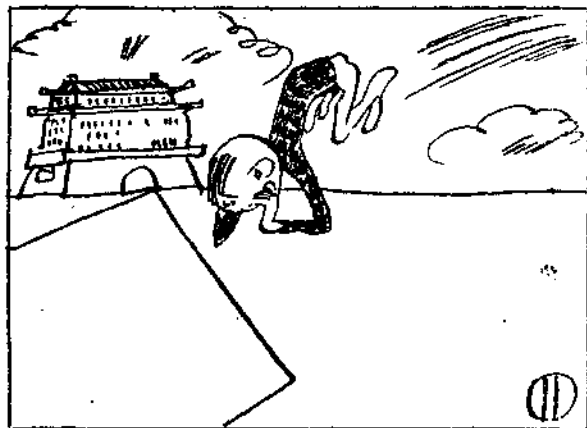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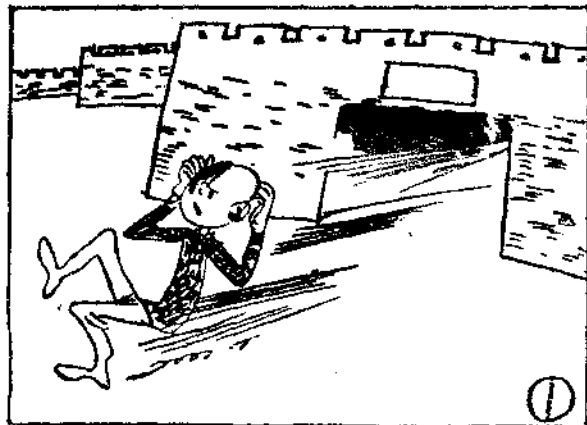
(物異)

臣等謹案王圻續通考，載哀宗天興初，荆王守純府第產玉芝一株，高五尺許，色紅鮮可愛，既而枝葉津流成血，臭不可聞，割而復生者再，未幾有青城之事

(續通考物異)

按芝之為瑞，固不足信，謂之為災，殆亦附會之詞。蓋物之未能為瑞者，必亦未能為災。大抵芝亦菌類，菌到處可產，故芝亦到處可產，特其產量少於他菌耳。故菌與祥瑞無關，芝亦必與祥瑞無關也。

茲就鄙見言芝如右。惟昔者產芝固繁，而其中亦不免臣民獻媚，指鹿為馬，時至今日，所產甚罕；若張氏之芝其得之也若有鬼神之阿護，固不可視之為瑞徵，亦當以異物而珍寶之耳。



「力」

孫之傑作

談食道樂

紀生

在東單牌樓看見寫着「食道樂」三字的招牌已經不止一次了，心裏想這就是日文新聞上所謂「北支日本色」之一了。這日語中的「食道樂」，似乎沒有恰當的譯語，大致說來，總是飲食底享樂的意味罷。飲食本來和男女同爲人之大欲之一，人類一切爭鬥的主因，也不過是這食慾和性慾兩種。可是人類在得到維持自己生存的可能限度之後，總在希望能得到比較適口的飲食，而在規定的必須的飲食之外，也總免不了有吃些零食的慾望的。所謂飲食的享樂，便是由這種慾望中產生出來。

像這種說法，在這個年頭兒，不消說，立刻便會得到有閒和有錢階級的封號罷。但這其實並不須要怎樣的要有閒和有錢，洋車夫銷耗了一日的精力，偷了片刻的餘暇，站在大酒缸前面，吃了兩大枚的花生，喝了五個子兒的白乾，在這片刻的當兒，也許便恢復了若干的精力，忘却了若干的辛苦，這，不也就是一種合理的「食道樂」麼？從這一點說來，我對於所謂食道樂主義者，是頗爲贊同的；如果有所謂生活藝術化，那麼，食道樂一定便是其中的重要項目罷，我以爲。

中國人據說是世界第一好吃的民族，但我以爲吃的嗜

好，實亘古今中外不衰的普遍欲望，原並不限於我們中國一國，只是中國人比較懂得食法罷了。單說吃茶，不必提起那些廣東福建的吃茶的專家，用那精緻的茶具，凝精會神地一口一口玩味時的態度，但從「品茗」兩字看來，便已不知有若干食道樂的氣息。日本人的好吃，其實並不亞於中國，記得看過一本叫做「江戶趣味」的書中，對於吃茶之類，也有着種種的講究，而普通「茶道」與「花道」並稱，也是他們樂於此道研究此道的証據。並且這種趣味，並不限於特殊階級，普通人也幾乎很少不是食道樂主義者的。只要你踏上日本的國土，就可以到處看見專賣西洋點心的糖菓店，專賣日本點心的糖菓店，西洋風的咖啡館，東洋式的喫茶寮，和門面新奇的各種日本的，中國的，西洋的料理店。雖然沒有精確的統計，大約十家店鋪之中，總有三四家是飲食店罷。無論是在大百貨店的食堂，或小木經營的飯館，沒有不是黑壓壓地擠滿了男女老幼的座客的時候。日本的習慣，在飯店或點心舖裏，都將所有食物的「見本」陳列在門口，供顧客或行人的欣賞。於是在玻璃窗外，就好像天橋小攤食物上叮着的蒼蠅一樣，不知有多少顧客隔着玻璃窗戶在那裏指點品題，有時候還可以聽

見幼年的兒童，哭鬧着要這個要那個的叫喊，怪熱鬧的。但這種屠門大嚼的景象，原是頗為寂寞的事。於是各大貨店如三越、白木屋、松屋之類，都有試食的宣傳賣出。有時是罐頭牛肉和咖啡，有時是新製的燒麥和糕點。並且多半還有時裝或古裝的所謂 Manikin（英語，是在商店裏代替「廣告傀儡」的一種職業婦人的少女），嬌滴滴地和和氣氣地以纖纖玉手捧着剛蒸好的點心之類，慇懃的請顧客們嘗試。不知是爲了被食物引起了食慾呢，還是不忍拒却那些慇懃勸食的美女們的盛意，便即刻買了些回去的人自然也有，但大部份的人總是在飽啖之後，揚長走去的。

話雖如此，可是對於喫的技術，他們却並不怎樣的「上手」。走到日本的點心店裡，看見陳列在那裏的形形色色花花綠綠的點心，雖然樣子不同，顏色互異，但喫到嘴裏，却都是小豆製成，並無二致。至於所謂日本料理，也都是那樣的簡單。豬油不待說，連鹽也少用，最大的調味料，便是白糖和醬油。谷崎潤一郎氏在文章中談到這個缺點，並舉鱒魚的雀燒爲代表，說它顯示出脆薄，貧弱，寒氣相，毫無腴潤豐盛的氣象，這話雖或過火些，但原則上是對的。所以有時在玻璃窗裏看見了非常美觀非常適口的食物，一喫到嘴裏，即感到味同嚼蠟的事也常有。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卷二詠食物云，

「落菴蔬蕪作家常，飯稻羹魚沁肺涼；踏破菜園新作夢，大餐飽食大官羊。」末尾說他們愛喫西餐，這是明治

末年的風氣。附註云，「多食生冷，喜食魚，轟而切之，便下箸矣。其熟食者，亦喜寒食，尋常菜飯，蘿蔔竹筍而外無長物也。」讀此，可以知道日本飯菜的簡單和作法的隨便了。

記得聽見朋友發過這樣的議論：日本的食物好看，西洋的食物好聞，中國的食物好喫。換一句話，日本的食物是訴之於視覺的，西洋的食物是訴之於嗅覺的，只有中國的食物，才是訴之於味覺的。這話，我以爲確乎含有永久不磨的真理。日本的食物，確乎是很美觀淡雅的。料理店裏的東西不必說，就是下宿裡下女給你煮的一碗麵，上面的青菜或肉片之類，也要佈置得非常美觀；平常用五錢十錢買來的煎餅或今川燒，更幾乎都有不同樣式的美麗的圖案。也許因爲日本的食物偏重在滿足人們的視覺罷，所以那些飲食店都將食物陳列着來供人欣賞。想到這裏，我覺得擠在那裡指點品題，而不真的去買了來喫的人們，都是非常聰明的份子哪。

一九三八，十月十六日作。

月老爺歌

月老爺，八丈高，騎白馬，帶腰刀。腰刀快，切白菜；白菜老，切紅襖；紅襖紅，切紫綾。紫綾紫，切麻子；麻子麻，切甘炸（註）；甘炸甘，切黑碗；黑碗黑，切蕪堆；蕪堆臭，切牛肉；牛肉香，切麵湯；麵湯面，切雞蛋；雞蛋白，裡面有個小美人。——徐州民歌
（註）甘炸即甘蔗之變音

咏兒童二章

一

夜深我聽見隣家的孩子在睡夢裏哭

溫州的乳娘大聲唱着催眠歌

歌聲是很憂鬱的，異鄉人的哀咽

我們的孩子却已經睡着了

燈影下妻在靜靜的替他們織毛衣

於是我遠遠又聽到拆聲

不知在初冬的那一條胡同裏

今夜又起了大風

多情的敲拆人走過家家的門

夜寒天上無星

街燈搖曳暗淡的影子

該是回去的時候了罷

孩子們睡了沒有

多情的敲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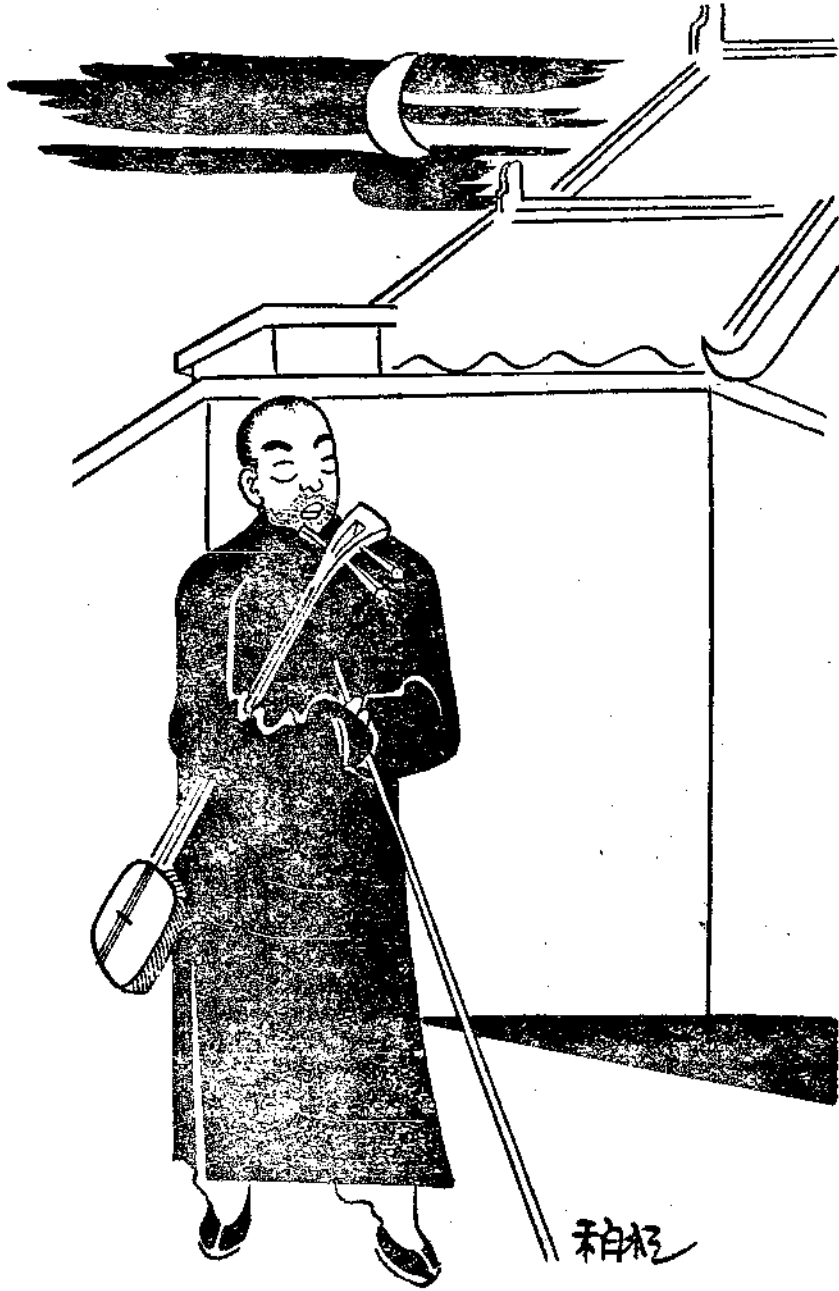
溫州的乳娘大聲唱着催眠歌
 歌聲是很憂鬱的，異鄉人的哀咽

沈啓无

春夜小巷子裏有彈三絃子的
 青布衫牽着家家小兒女的夢
 絃聲越走越遠了
 孩子們的眼睛也漸漸的朦朧了

燈下捉枝筆畫一個彈三絃子的
 無奈紙上沒有聲音
 老是放到耳朵邊

二十五年舊作



春夜小巷子裏有彈三絃子的
 青布衫牽着家家小兒女的夢

粵謳

譚 鋒

若想明白「粵謳」之起原如何，在此，最好先談談比它產生較早的「南音」，這或可以從而看出一點其中蜕化的痕跡來的。

「南音」，是用純文言所構成的一種歌曲，裡面雖有時也間雜着些廣東方言，不過却很少很少；正如被稱為「吳歌」的「月子彎彎照九州……」似的，在字面上是極不易找着濃厚的地方色彩。至於它所借用的題材，則大都是取之於——

- (一) 演義小說：如「楊家將」「再生緣」等。
- (二) 傳奇故事：如「金絲蛺蝶」「玉葵寶扇」等。
- (三) 流行的時事，以及前人筆記中有趣味的故事。
- (四) 用第一稱以敘事抒情：如「客途秋恨」「何惠羣嘆五更」等。

以上，一二兩種，篇幅都極長，與江南的彈詞極其相近，除了唱時腔調不同，其餘大致是無甚出入的。三四兩種，篇幅較短，似北方之大鼓書及江浙間流行的小調，其結構也比前者簡鍊。如「客途秋恨」，曾見於胡懷琛所編之「中國民歌研究」。茲再錄「何惠羣嘆五更」之一節於此，藉以見其大略。

「初更才報月生西，怕聽林間個隻杜鵑啼，聲聲泣血流花底，佢話：「胡不歸來胡不歸。」怎得魂飛郎府第，等你喚轉郎心，早日到嚟，免令兩家音信滯，好似伯勞飛燕各東西。縱有藕絲難把心猿繫，可惜落花無主，葬在春泥。」

由「南音」轉變而為「粵謳」，確在何時，實在頗不易定；其創作者，則據說係廣東南海橫沙之名士招子庸。在當時，他曾中過進士做過官，但際遇却大概是並不怎樣好，加之又有點落拓不羈的名士風度，所以遂將滿懷奔进的才氣，都一發於此。——如與他差不多前後同時的徐迴溪，也曾傾全力以製「道情」。他們二人創作的動機大致是相同的。

「粵謳」的體制，是揉合「南音」與嶺南舊有的民歌而成。其好處在於清明如話，很少參入士大夫階級的語言文字，敘事抒情，又極委婉有層次，質樸而不鄙俚，細膩而不纖巧，雖係出自讀書人的手筆，却依然保持着普遍的趣味。在二百年前的時代裡，能有此等作品，亦可謂之難能可貴了。

記得前數年，曾在了一本雜誌上見到關於招子庸逸事的

記載，可惜現在已記不清楚了。其中似有招子庸年青時的一段戀愛悲劇。其始末，大約是他愛上了二個名子叫秋喜的妓女，但因了種種關係，秋喜竟未能嫁他，且沈江自盡了。招子庸不但是事業不如意，即在愛情上也會受着如此的打擊。他有一闕很着名的「吊秋喜」，就是這段沈痛的故事的記述。今錄之於後：

「聽見你話死，實在見思疑，何苦輕生得咁癡？你係爲人客死心，唔怪得你，死因錢債，叫我怎不傷悲。

你平日當我係知心，亦該同我講句，做乜交情三兩個月，都有句言詞？往日個種恩情丟了落水，縱有金銀燒盡，帶不到陰司。可惜飄泊在青樓，孤負你一世，烟花場上，有日開眉。你名叫秋喜，祇望等到秋來，還有喜意，做乜才過冬至後，就被雪霜欺。今日無力春風，唔共你爭得啖氣，落花無主，咁就葬在春泥。此後情思有夢，你便頻頻寄，或者盡我呢這點窮心，嚇吓故知。泉路茫茫，你雙脚又咁細，黃泉無客店，問你向乜誰棲？青山白骨，唔知誰憑寄，衰楊殘月，空聽個隻杜鵑啼。未必有個知心來共你擲紙，清明空恨個頁紙錢飛。罷咯，不若當你係義妻，來送你入寺，等你孤魂無主，仗吓佛力扶持。你便哀戀個位慈雲，施吓佛侶，等你轉過來生，誓不做客妻。若係冤債未償，再罰你落花粉地，你便揀一個多情，早早見機。我若共你未斷情緣，甯有相會日子，須緊記，念

吓前恩義。講到消魂兩個字，共你死過都唔遲。」

因了秋喜是妓女，所以他對青樓中人的生活，便感到分外親切，敘述的也大半是哀情一類，——自然，這是由於他心理作用而致於如此的。但其情致之沈摯，意境之深遠，實有出神入化之妙。如下面所錄的「心點點忿」，便是一個好例子：

「心點點忿！拆散絲羅，怨一句紅顏，怨一句我哥。世界做得咁情長，做乜偏偏有結果？就把舊時個種恩愛，付落江河。共你相好到入心，又被朋友架禍，因愛成仇，你妹見盡許多。試睇人地樣子待君，君呀，你就回想吓我。從頭想過，正好同我丟辣。天呀，保佑邊一個薄情，就好邊一個拆墮。唉，真正有錯，免使枉死含冤，受此折磨。」

關於「粵謳」之一切，大約是盡於此了。我個人對於以方言寫作的歌曲，夙甚愛好，但因不通粵語，所以雖聽過幾次「粵謳」，却仍不能充分領略其中的妙處。以上所記，差不多都是詢之梁得所先生，承他轉告我的。不過，梁君雖是廣東人，於此道却也知之不深，故想作較深刻的考訂，將祇有俟諸異日了。

附記

我寫此文時，手頭沒有參考書，僅僅憑着一點記憶，錯誤實所難免。九月七日下午，曾抽空到北京圖書館去看看，從那裡竟找着粵謳的作品集三種：一，

「粵謳」，清招子庸作，道光戊子年寫刊本；二，即係前書，光緒二十九年廣州守經堂校刊本；三，「新粵謳解心」，近人「俄綺盒主人」——又署「珠海夢餘生」——所作，刊於民國十三年。

以上三種，招子庸所作，往日我曾經草草看過一遍，幾句話在正文裡已然說盡，於此倒無可補述。可是，從後者——「新粵謳解心」——中，我却有點新發見：原來今人所作，其題材仍然繼承着百餘年前的遺產，專以描寫娼妓為主，而未能向廣大方面走去。統觀此書，三分之二以上皆是如此，難道中國人真就祇會模仿麼？——不過，也許還有好作品為我所未經見的，且待他日細細搜尋一下再說吧。

在道光刊本「粵謳」的扉頁上，又見着了如此幾句：「越（？）謳篤摯，履道士願樂欲聞，請以此一卷書，普渡世間一切沈迷慾海者。」是誰所題，雖不可知，但其識見之可笑，正與談詩經者之「鄭衛之風，刺淫奔也。」無大差異。總之，是一般「履道」之士所玩的把戲。招子庸地下有知，當亦為之莞爾。

對於粵謳，我實乏深刻的認識，得所所談，亦殊難憑準。故我寫竟此文，曾經巧方紀生兄為我校正一下。數日前本已寄與庸報副刊，茲因朔風出版在即，倉卒間不能趕寫文章，故又去函索回，刊之於此。十一月一日，又記。

情 歌

——作麟家穆——

苔滿塔沿人跡稀，姐兒房裡等人痴；
孤燈慘淡，玉漏正遲，
看看月落，隣鷄又啼。
姐道，「我一夜五更直守到天亮，
玉人歌舞未曾歸。」



徐志摩與戲劇

李曼茵

近年來文壇上充滿着「扯破紳士體面的衣服」的「戰士」，徐志摩的「衣服」，也是在被「扯破」之列。他在「戰士」們的目中，是一顆該拔掉的釘子。好在徐志摩已然「羽化登仙」了！使「戰士」們省了不少的麻煩！不過人雖死了，他的詩和散文，却還活着。記得沈從文在徐志摩的「輪盤」序上，有這幾句話，「把作者摒除於所謂文學運動以外，雖是我的武斷，想來是無關緊要的。作者在散文與詩方面，所成就的華麗局面，在國內還沒有相似的一人。」我想，即此，也就可以說明徐志摩的詩和散文，何以沒有死，何以還有它的價值的原因。

徐志摩作品的華麗局面，似乎也不是凡屬「紳士」都能作得出來的。祇少，他是比別人更認真的去走着高抑列奇所下的那詩的界說：

Best words in best order.

徐志摩在「輪盤」的自序上也曾說過這樣的話：

「我自己對自己說：這才是文章！文章是要這樣寫的：完美的字句表達完美的意境。高抑列奇界說詩是——

Best words in best order. 但那樣的散文何嘗不是 Best words in best order. 他們把散文做成一種藝術，他們

是魔術家。在他們的筆下，沒有一個字不是活的，他們能使古奧的字變成新鮮，粗俗的雅馴，生硬的靈動。這是什麼秘密？除非你也能同他們似的能從文字裏創造有生命的藝術，趁早別多造孽。」

在這段話之中，徐志摩已很清楚的說出他所要創造的「生命的藝術」及其態度與方法了。無須我再說什麼。

上面的話，雖題太遠了。還是照着題目談談徐志摩與戲劇的關係。

今年中秋節夜，天上沒有月，還下了一陣小雨，一個人在古廟似的寓所，覺得非常無聊，把一堆久壓在箱子底下的舊晨報，拿出來在燈下翻閱，無意間發現晨報副刊上，有二篇徐志摩談劇的文章：一篇是「劇刊始業」，一篇是「劇刊終期」。前者載於民國十五年六月十日「劇刊」創刊號，後者載於同年九月二十三日「劇刊」十五期上。這兩篇文章在中國的新劇運動史上，可作文獻看，在詩人志摩一生的業績上也是很可紀念的一頁。

晨報「劇刊」的創始者，原來就是徐志摩。這個「劇刊」是借用志摩主編的「詩刊」地盤，每週出版一次。但是「詩刊」僅出至十一期就告「放假」。志摩在詩刊「放

假」一文，曾聲明把「詩刊」借給「劇刊」的原委：「詩刊暫停的理由，一爲暑期內同人離京的多，稿事太不便。一爲熱心戲劇的幾個朋友，急於借本刊地位，來一次集合的宣傳的努力，給社會上一個新劇的正確的解釋，期望引起他們對於新劇的真純的興趣。」

所謂幾個熱心戲劇的朋友，和志摩同在北京的，有余上沅，梁實秋，熊佛西，聞一多，鄧以螯，葉崇智，楊振聲，趙太侗等人。他們熱心於劇運的原因，一半是爲要引起社會對於新劇的真純的興趣，一半也是爲了「藝術而藝術」！志摩在「劇刊始業」上說：

「我們現在的中國却用不着着急，戲先就是遊戲，唱戲是下流；這「說不得」的現象裏包含着的原因當然不是單簡，但就社會從不會把戲劇看認真，在他們心目中從沒有一個適當的「劇」的觀念的一點，就夠碍路，真碍路！同時我們回過頭來，想在所謂劇作界裏找一個莫利哀，一個莎士比亞，一個席勒，一個槐格納或是一個契珂甫的七分之一的影子，——一個永遠規不正的圈子，那頭你也拿不住！」

「唱戲是下流」，這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志摩說這話時社會上還是瞧不起唱戲的人。在這樣的人羣裏，不消說找不出一個莫利哀，就是現在也何嘗輕易找出一個契珂甫的七分之一的影子呢？

志摩對於當時社會，很是不滿；他說：「這年頭，這

世界也够叫人挫氣，那件事不是透裏透，好容易你從你冷落極了的夢底裡撈起了一半輪的希望，像是從山谷裡採得了幾莖百合花，但是你往那裡安去，左右沒有安希望的瓶子，也沒有養希望的淨水，眼看這鮮花在你自己的手上變了顏色，一瓣瓣的往下萎，黃了，焦了，枯了，吊了，結果祇是傷慘！」

這一陣牢騷是針對着民國十五年說的，那時北京尚未改爲北平，雖則到處沒有養希望的淨水，一切結果祇是傷慘。但詩人對於戲劇這「鮮花」，並不絕望，他要它不枯萎，還冀望它健全的發育起來，他解釋道：

「戲劇是藝術的藝術。因爲它不僅是包含詩，文學，畫，雕刻，建築，音樂，舞蹈各類的藝術，它最主要的成分，尤其是人生的藝術。古希臘的大師說，藝術是人生的模倣。近代的評衡家說，藝術是人生的批評？隨你怎樣看法，那一樣藝術能有戲劇那樣集中性的，概包性的，模倣或是批評人生？如其藝術是激發乃至賦與靈性的一種法術，那一樣藝術能有戲劇那樣打得透，鑽得深，推得猛，開得足？小之振盪個人的靈性，大之搖撼一民族的神魂，已往的事蹟曾經給我們明證。戲劇在各項藝術中是一個最不可錯誤的勢力。」（「劇刊始業」）

志摩想給戲劇一個真的面目，所以他這樣的強調了戲劇的作用。但我以爲他說的「戲劇在各項藝術中是一個最不可錯誤的勢力」這句話，到現在還值得我們想一想，問

問過去和現在一般新劇連上的領導者，會否把這「最不可錯誤的勢力」導上錯路去？

「劇刊始業」上，志摩很注意舞台上的技術，頗像一個在行家的話，他說，「戲是要人做，有舞台來演的；戲尤其是集合性的東西，你得配合多數人不同的努力才可以收穫某種期望的效果，不比是一首詩或是一幅畫可以由一個人單獨做成的。先不說它那效力有多大，一個戲的成功是一件極複雜，極柔纖，極繁瑣，不容有一絲陋穢一種工作：一句話聲調的高矮，一盞燈光綫的強弱，一種姿勢的配合，一扇門窗的位置，在一個戲裏都佔有不容含糊的重要。這幻景，這舞台上的「真」，是完全人造的，但一小部分的不到家，往往可以使這幻景的全體破裂，這不僅是集合性的藝術，這也是集合性的技術，技術的意義是夠格的在行。」（「劇刊始業」）這些話，並沒有時間性，還可以作今日從事舞台生活的心急的青年的棒喝。

志摩和他的朋友們在劇運上的努力，除了這「劇刊」之外，還有一個活動的根據地，那就是其時北京的藝專的戲劇系，他們一班人不但要在理論上給戲劇開闢出一條大路，同時還打算辦一個小劇院，腳踏實地的幹去。這時志摩對劇運實是十分熱心的，我想，假如可能的話，志摩是會學哥德之在魏馬 Weimar 劇院當「總辦」的！但是這個計劃中的小劇院終於沒有實現。後來「劇刊」僅僅出至第十五期也就宣告終期，其時是民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計

自創刊至終刊只有三個月的時間，太過短促，詩人有點悽愴，他和余上沅各做了一篇「劇刊終期」，登在二十三日的「劇刊」上，志摩感慨的說：

「凋零：又是一番秋信。天冷了。……如今不但「詩刊」沒有影踪，就「劇刊」自身也到了無法維持的地步。」

「劇刊」爲什麼也無法維持呢？志摩說是因爲朋友們都四散了的原因吧。

他們究竟在劇刊上播下了多少種子呢，歸結起來論文和批評的文字佔多數，如聞一多的「戲劇的歧路」，梁實秋的「戲劇藝術辨正」，熊佛西的「論劇」，楊振聲的「中國語言與中國戲劇」，馮友蘭的「論希臘的悲劇」，余上沅的戲劇批評」等等，在後來的劇壇上不無有影響。余上沅却認爲：「這些文章，未免過闊而不近於世情，我們自己知道。可又忍耐不住，不能不說，那怕說得不十分痛快。我們要計劃小劇院，却又等於秀才造反，三年也是不成。我們只好自己分頭去調查，計算，接洽，直到它實現爲止。」（「劇刊終期」）（二）這是老實話，同時可以見出他們爲劇運而硬幹的精神。

晨報自志摩創始的「劇刊」停刊後，另有別人去接辦這塊園地，直至事變前不久才取消。如今晨報仍健存着，雖然主持者已換了好幾班人。從前一般爲晨報出過氣力的文化人，却早已死的死，散的散了！志摩如果知道今日的

情形，想必又要搖着頭唱起「凋零：又是一番秋信。天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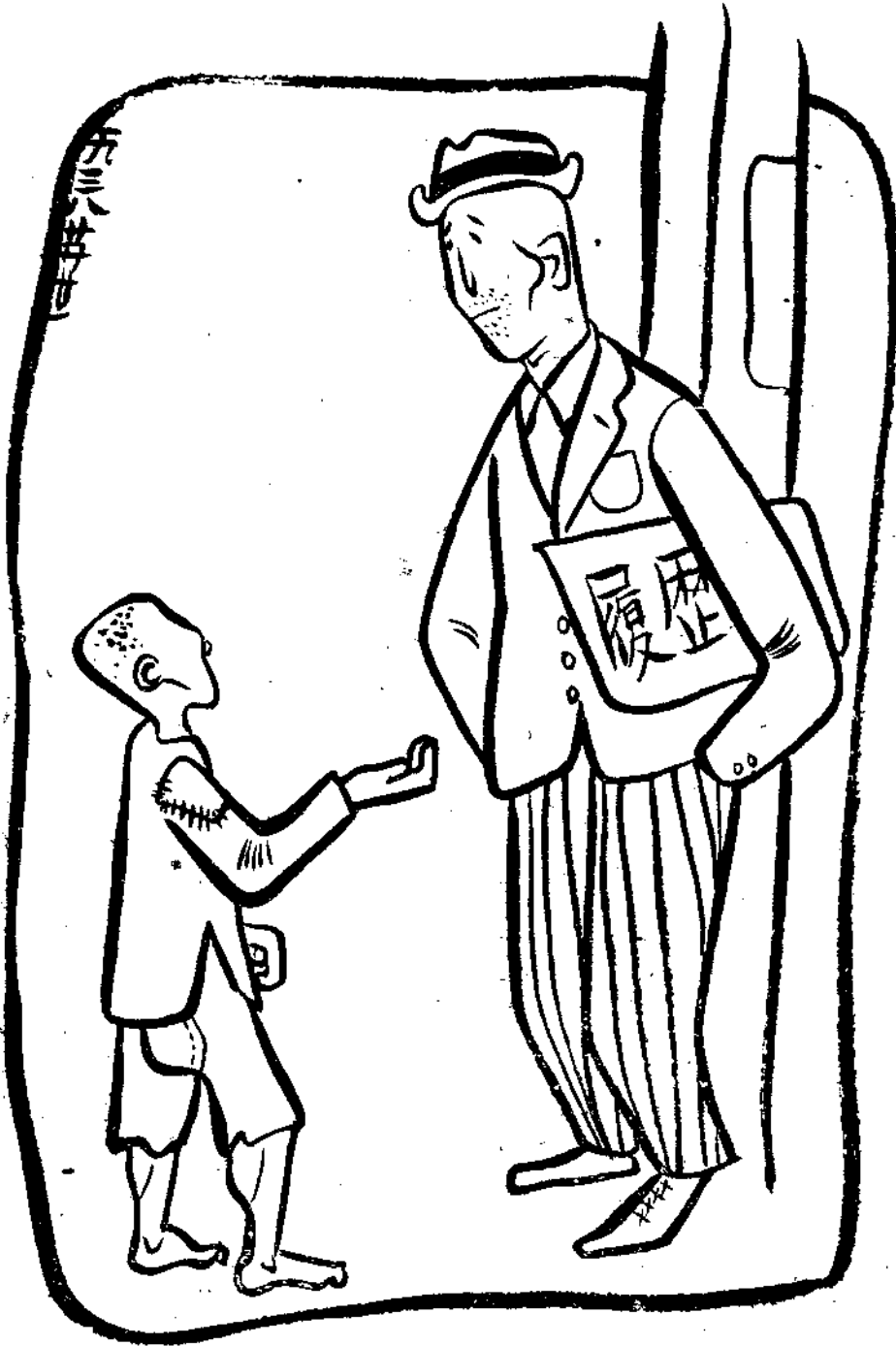
附記

此文剛脫稿時，適本刊編者方紀生先生來信說「太戈爾來華之年，志摩與林徽音女士合演其愛情劇「謙屈拉」於協和禮堂，那時候梁啟超亦在座云，筆者不知詳情，手

頭又無書報可查，無從向讀者報告，附記於此，如果當時曾在協和看志摩演戲者，能寫出一篇特寫來發表，那一定很有趣的。

一九三八年九月

紀生案，徐志摩曾與陸小曼女士合作劇本「卞昆岡」，有余上沅序文。



—— 蘇大 作

醬油與我

伯 上

「我是最不懂得口味的人，一點兒都吃不出菜的好壞來。」

這句難為情的話是我時常對親友們說起的，我寫是寫的難為情，至當時的確還帶點以爲了不得的口氣，比如說一個抽大煙的人自己決不會小瞧自己的，他也決不會以爲抽大煙是件壞事，我那句話也正是如此。

我爲什麼不懂得菜味？這樣自己反覆的問幾回，也實在覺得滑稽，難道沒有舌頭？舌頭失去了作用？要說我沒有舌頭，那倒是件值得哄動全球的奇事，舌頭當然有，那麼說失去了作用，我吃着辣子明明知道它不是甜味，吃苦瓜也嚐得出是什麼味道，吃白糖也能知道是甜的，怎麼講呢？簡單一句話就是醬油使我如此的！

一聽說醬油，我想一定有許多人笑，也許有人連想到「醋」上去，這是題外的話，先不去管，我現在想打算讓大家都知道醬油爲什麼使我吃東西不辨口味。

這我不得不由我斷乳時說起——
是一歲斷的乳還是多一點我不知道，但就我所知道的便是我相當的固執，乳不容我吃而我又非吃不可，于是就以糖水代乳吃着，也不知道吃到幾歲才不吃，不吃還是不

許再吃呢，還是自動的不吃也沒法知道了；總之從小起，說喜歡喝糖水我是記得的。

雖然我那麼愛喝糖水，却沒影響到牙的健康上去，我覺得奇怪，從此以後可就厭惡了甜味了，一見到甜點心——鹹點心事實上很少有——便不愛吃，這決非言過其詞，中國點心如棗泥餅大八件小八件等，假如我不是餓得發昏，也不去動一下的，即使餓得不擇食的時候，頂多也就兩塊，還必得喝上一兩杯水去解甜不可，旁邊有塊醬蘿卜的話，那一定會去咬上幾口的。

現在我想，我要是個湖南人或者四川人那就好了，可惜不是；是個老西兒，多喝點醋我也覺得比什麼都強，像我這樣不辨口味的算是那裏的人呢！

什麼時候醬油代了糖水——這麼一說很可能被人看成我喝醬油了，——我可記不清，反正以後我是每頓飯非有醬油不行，無論什麼菜，都必須經過醬油的泡浸後才放入口內，比方說一盤苔菜炒肉絲，佛手瘡痘炒什麼什麼的，我也一樣待遇，雖然不浸下醬油也很鹹，我總感到那不是醬油鹹味，于是一塊苔菜，一大片佛手瘡痘我也得在醬油裏浸浸，然後才能滿意的隨飯下嚥，否則我一定吃不飽。

有人說離不開醬油的人身體強壯，有人說這樣人臉一定黑，我分析了自己一下，身體不算太強壯，臉也不像醬油那麼黑，我想這也不過就像說月亮裏有兔子，其實那裏可以證明呢！

我晚上不睡在床上也可以，然而一頓裏沒有醬油却要了我的命了！在家吃飯時，老媽子總把一把小醬油壺放在我筷子旁邊，其實我沒有特別聲明過，大概洗碗時總看見我用的碟子裡有醬油渣子的原故吧。

到飯舖去吃飯，那裡有現成的醬油壺，論其質，當然比不上家裏的純，總疑心是合上了鹽水，可是少了他又不行，於是照例的得倒在碟子裏，這在看慣的人看來就使他們詫異的了，我還要在一碗清湯裏倒上醬油，雖明知道這樣就失了「湯」的意義，我可實在喝不了那麼口輕淡的味道。在北大附近的飯舖，很有幾家知道我有醬油癖，伙計有時就會當我面倒上點醬油的，我猜一半有點獻殷勤一半却在譏笑我，背後還得笑話我也未可知的。

在日本時，也不能因為身在異鄉而忘却了醬油的，房東也免不了說我這種人少見的很，其實說起來，日本人比之于中國人是好用醬油的，一尾燒魚上就得澆上醬油才好吃，生魚片上更得用。但像我拿醬油不當回事的人的確沒親眼見過第二個，據說海國人能吃鹹的，顧名思義也可知道，我希望來個用醬油比賽大會，除去有拿醬油當茶喝的人以外，我想我決不會落選的吧。

章太炎先生之遊戲文章

太炎於民二三年間，阨於袁項城，鬱鬱不得志。嘗爲驅疫鬼文，醜詆北人以抒憤，極盡嘲罵之能事。劉彥和所謂：「怨怒之情不一，歡諷之言無方」者是也。此文未入集內，稿舊藏余家，茲特錄出，以餉讀者。

「民國二年，北軍南戍金陵，間攜家屬，水土相失，多成疾疫，彌年以來，天殞相繼。昔覽雒陽伽藍記，載梁陳慶之，北聘染疾。楊元慎水腫其面，而爲之辭。今廣其文，而嗤之曰：僧人之鬼，住居燕京（居良切）大纏辮髮，寬製衣裳，塗茨而屋，坑土以牀。自稱查門，語則禰郎。高粱爲飯，鹵汁作漿，呷啜卵蒜，啜嚼羊腸。手把雀籠，鼻嗅菸黃。乍至中國，思慕本鄉。急急速去，還爾廣陽。若其兵役之鬼，糧食猶修，牽驢捕兔，在山之幽。搯拾麩皮，咀嚼糲頭，牛油白燭，以爲膳羞。膚如紫裏，面若漆髮，貽目侈口，囊項大瘤，氈袍高履，胡坐鞦韆。溲沱瀆衛，載盆邀游，颺冰陷澤，轉側張僞。梆子起舞，二簧發嘔。毋作山魃，鼠竊狗偷，急急速去，還爾幽州。其若婦女之鬼，肥者爲妍，高髻尺餘，方勝峨然。燕支擁面，權輔相連。身覆兩當，大履如船。長裾拂地，煙管指天。臨門顧笑，齟齬曲肩。曳脚擊毬，狡兔之踰。對客發唱，盜鼓三弦。毋作魘魅，爭光燭前，急急速去，還爾北邊。」（鎖）

殘秋

聞國新

寒盡更無修竹倚，愁多思買白楊栽；
全家都在風聲裏，九月衣裳未剪裁。

——黃仲則

半月以來，北京的天氣總是陰霾靈地，有時也落一陣零星碎雨，像中秋節日那整天的浙瀝，確是奇蹟，彷彿記憶中還不會有過。好容易盼得天宇開霽，西風却已偷偷的趕到，一早一晚，空氣都凝結了似的，滿院黃葉蟬聯飄墮，這一種氣溫的陡變，無怪乎有人說：「北京沒有春和秋」，前一個禮拜還看見洋車夫光着脊梁在馬路上奔馳，今天早晨便居然有人御着新製的薄棉袍，浴在太陽光裡讀新聞紙了。

早先在山裏住着的時候，一向對於節序的催流，漫不關心。秋光老時，伴着妻兒登山看紅葉，或者悄悄地爬上人家的石板牆，去偷那鮮艷得像琥珀一般的圓柿。摘下來自己並不吃，祇圖她們天真地一笑，證果寺的棗子在那裏是頗有名的，有時策杖獨往，披荆斬棘地累了一身汗。最後攜着滿滿的一衣兜的收穫，迎着新月歸來。現在又到了同樣的時光，可是自己的心情呢，夜靜對如豆燈光，祇有遙祝它們的健康。

把我這不值錢的身子，擠進這座人海茫茫的古城，不覺已是整整一年。說來真慘，自己山上那一座簡陋的家，完全被土匪們蹂躪乾淨了。但那些木器，箱篋，衣履真不算什麼，可惜的是兩架子書籍和文稿，幾乎是二十年來心血結晶的全部，也一概葬送掉，却是極堪痛惜的事情。達觀的人固然可以抱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的話聊作安慰。可是我那些東西，別人得着毫無用處，也沒幾個錢可值。今若已不在人間，我便無話可說；若尚在人間，不知將來還有重圓的一日否。

一家人跑回城圈裏來時，證果寺的棗子剛紅了圈兒。可是自己那種隱者的情懷，却已竟不得不拋棄了。因為當前來的是更要緊的事情：既然還在活着，總得要吃飯！過去雖然教了將近十年的書，正應了一句常說的話，「十年教書不富，一年不教使窮」，箱子裏雖有一點點錢，若往長裏想，不濟得什麼事。但那時似乎人人都不肯往長裏想，所以自己也在不知不覺中盲從了人家。這裡那裡跑一陣，且因從前沒有一次像這樣長的時間在北京停留住，更彷彿劉老老初進大觀園一樣，深深地鑽入了這萬花筒似的社會羣。

不久，學校居然能够開學而且上課了，斷線風箏的心好像被什麼樹的梢頭籠繫住，生活漸漸地有規律起來。然而鐘點祇够原來的四分之一，薪水却發給原額的一半。大劫之後，有這樣的收穫已覺是喜出望外。所以當時的物價，雖逐步騰貴起來，我們還過了半年舒服的歲月。

聽到歲除脆利的爆竹聲音，我們的嘴邊都不禁浮起一層淺的笑紋。不料就是這脆利的聲音，同時也把惡運給我們帶來了。一天，妻正預備除夕的餃子餡，郵差送來一封學校裏來的信。信中大意是說，「學校因經費關係，自下學期同人，一律按鐘點支薪」。真是晴天霹靂，我竟一連把這簡短的信詞看了好幾遍。眼前立刻現出清楚的一篇賬：我一星期六小時的功課，一元打八折，區區二十幾塊錢一個月，在這年頭兒夠四口人生活的嗎？我的呆板的目光無意中一轉灣，看見自己大孩子正默默地把他的頭和兩臂相倚着，做他學校裏給留下的寒假作業，眼中覺得一酸，屋裏的情景彷彿被熱氣包圍，一切都糝糊了。

可憐！我忽然想起有許多知己的朋友都前後失去了他們的踪跡，祇有「君家境還好，我冒然寫了一封求助的信給他，請他努力爲自己謀一個可以兼差的小位置。回信不久來了，說暫時恐怕不行。多方留意，在老友自是義不容辭的話也寫在上面。字裏行間，不能自隱的一種深刻的友情，文章雖是寥寥幾句，也清楚地看得出來，我得到了很大安慰。窮途落魄之中，牆壁原是稀鬆的。如今第一次便

得到滿足，又覺得人間確是值得留戀的了。

然而，鐵一般的事實却擺在我的前面：學校改制後第二個月的薪水，在領到後不足二十天便花光了。妻和小兒連續的病，更使我背上增加很大的負擔；暮年的母親，寄居在叔叔家裡。從前因爲我每個月總能給他們一點錢，精神上還相處得來。而今自顧既不暇，這一項協款便說明暫時斷絕。偶而回去一趟，看見母親頰上的肉又縮去一層，嬌嬌們的眼睛裏露出輕藐的顏色。我沒有說什麼，不敢多看母親一眼，急忙地退出來了。

桃花杏花都沒有看見，菜花黃了，胡同裡喊出賣櫻桃桑椹的聲音，我像蝸牛般的，背着沉重的殼，度過四個月月的日子。一箱僅存的破書，含着淚賣給狡猾的販子，所得不過十幾元錢；而伶牙利齒的房東之來討租，却不會逾過期限一天的。我們被逼得沒有辦法，最後是忍耐一場難堪的諷刺，拖欠了一個半月的房租，搬到這只有小小兩間腳下這個「家」裡來了。

生平最恨的是質肆商，因爲他表面端出「緩急相通」的慈悲風度，暗地却在重利盤剝，搜尋盡了宰殺窮人的招術。然而半年以來，他却變成了自己患難的朋友。尤其是有一次，昏夜裡我的大孩子突然得了抽瘋病。扎掙到剛一天明，我便出去借電話請扎針的大夫。那邊說，「時候太早，出診費照深夜計算，要八元八角」。我打了個寒噤，把耳機挂上，垂頭喪氣的回來。一推屋門，却見妻大聲地喊着

大小兒的名字，眼淚珠子似的往下掉，聲音完全變了。再看一眼我的孩子，口眼牽動，手足抽搐，那種可怕的形象將終身印在我的腦膜上。我咬着牙，眼淚圍着眼圈轉，毫不猶疑地扯出那件我唯一的皮袍，走了出去。像一陣風似的到附近一升質舖中，換回十塊錢來，就是這十塊錢救活了我的孩子的生命！

智慧幾度鞭撻着我說，「你有些朋友是可以通財的，向他們周轉一些，不也是辦法的麼」！這種決心慢慢地堅固起來，終於特意爲了這件事找到幾位朋友的家。談話到一個相當的階段，似乎應該說出口來了；不知怎麼臉覺得一紅，或是感到哪一方面彷彿還有點缺欠，幾乎溢出喉頭的言辭更整個地囁回肚子裡去，終于惘惘然離開了朋友的家。有時是剛望見人家的門口，或者還在途中，這種決心却早炊烟一般的飄散了。自己寧願每月担負二分五厘的利息，而看一看那座高大的欄柵裏面那些其肥如象的圓圓的禿腦袋瓜兒。——如果連這圓圓的禿腦袋瓜兒也無福得見，天使真把我逼到山窮水盡的絕路上了。

自己的性情原很暴烈，年來更讓我在各方面享受人世的逆運，在我們小小的家庭裏，爲了很瑣碎的事情，和妻爭吵甚至相鬥的勃發也發生過幾次。其實的肇事原因，不是她，也不是我，而是這像麻繩浸水，越繫越緊的經濟上的迫壓。但我的脾氣發作起來，彷彿離婚都在所不惜的樣子；却常常在爭完吵完之後，她們早已睡熟，我對着如豆

的燈光，看見兩個孩子脫卸在凳子上的衣服，上面的東補西綻的線痕，心早悔了一半。而自己倦伏在她的身邊，一觸那瘦骨稜稜的她的腰脰，又深深地恨着自己的無能，連妻子都瞻養不住了。我歇斯底里地喚着她的名字，希望她能在夢中原有她拙劣的丈夫。

暑假開始的第一個月，學校裡的薪水祇發了四成。然而確已觸接了這樣事實的我，不過報之以啞然的微笑。妻的感情也彷彿麻木了似的，反常的拿起那張僅有十元票看了又看，且盛贊它印工的精美。大家都抱着同樣的心情，既是已然陷入於污泥中的命運，則污泥底深是一尺或一丈，似乎不關痛癢了。最後，學校還不及我們魄力來得大，在人家都一切安排妥當，準備上課時，它毅然吹起絕命的鐘聲，拋棄了我們。

初秋的一天晚上，從母親寄居着的一家親戚裡歸來。我不敢把完全失業的消息告訴她，然而日子長了是絕對瞞不住的。在回家的路上，一邊踽踽獨行，一邊腦子裡不住盤旋着這當前的艱窘。西風漸漸吹來了，還只穿着夾衣的我不覺打了一個寒戰。偶爾一低頭，瞧見自己瘦長的身影。忽然有一種憐憐的念頭襲來，我竟想到如果此刻能在馬路上拾着一些富人們的錢包一類的東西，自己決要捨棄了道德而拿來自己用的。請饒恕我！那時我真的是兩隻眼睛不瞬的注視着灰色的土地一直到我的家門。

把疲倦的軀體投向外圍椅子裡默然多時，另一種勇氣

從我的心底像爆竹炸裂似的勃發起來。我匆匆地給下君寫了一封較長的信。這封信寫完沒有看第二遍就封好口，雖然到第二天早晨臨把它投入信筒的一刹那，稍稍猶疑了一下，但居然一努力扔了進去，當時我的腦子裡只刻上這麼一句話，「來年春暖花開，弟果稍得東風回護，必當權子女以報也」。大概是信中一句扼要的話罷。

我戰戰兢兢的等候着，第三天下君却派了個專差送回信來，裏面附了十塊錢，我顫着手指拆開信封，先將大意看明白：一個偉大而真摯的力量逼着我，把信詞顛着聲音

讀了一遍。或許我那時候的神情真有點異樣，還沒有讀完，已然發見在妻的黑眼圈裡也添上一層水的東西。有這深厚友情的溫暖，我們必須要忍耐着萬難而活下去的！
秋光已然老了，一個星期以前的蕭蕭冷雨，又加速了溫度的垂落。固然隱在這後面底還有更深十倍的蕭索的嚴冬。但我決心要從它重重的包圍裡殺出一條血路。我是有希冀的，因為春天也就在嚴冬的背後。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

百花情歌

(海門民謠)

虞美人有兩上牙林，
思想鳳仙兩成雙，
日間常把菱花照，
芙蓉臉勝比菊花黃，
「我與你落樓上來分別，
「你為何雨打桃花無顏色，
到是今夜枕上淚汪汪，
夜來香報曉天明亮，
待得雞冠小瑞香，
忙喚丫頭小兒要把醫生請，
再喚金橋兒到堂，
走過茶廳到前堂，
請芍藥先生前來，
杜鵑兒背藥包，
金桃銀杏來抬轎，
一陣陣公來通報，
老少年門公來通報，
通報裏面金鵲老娘，
嬰粟公子來迎接，

接進先生看海棠，
旁邊立着十姊妹，
悠悠陣陣玫瑰香，
善微架行過木香棚，
天竹枝紅如火，
四面欄杆如黃楊，
長春如姊揭起芙蓉帳，
秋葵褥上睡姑娘，
山查錦被遮身子，
玉欄枕上淚汪汪，
口吐鮮紅石榴子，
桃李銀牙共鼻香，
丹桂亭上約定方，
「呀！你的姑娘犯了蹊蹺症，
「只怕九節蘭花命不長，
素蘭聽得無排佈，
便喚濁婆姊先送甘橋湯，
先生坐把紫藤椅，
葵花桌上擺文房，
秀球童兒來磨墨，
先生手拿木鑿寫丹方。

紫金錠要用三錢半，
掛金燈消道又清涼，
川蓮配就香椽片，
玫瑰打就膏紙藥，
木樨甜漿口中嘗，
菜花姊妹來服侍，
水仙妹妹送參湯，
芝蘭公主驚不下，
「害得我千日紅兒滴滴嬌，
「百日的兒難抵擋，
「你可記得臘梅帳裏，
「說不盡的思和愛，
「到是今，
「害得我月月紅兒難抵擋」。
玉簪性不長，
茉莉香袋名情氣，
白鶴前來渡姣娘，
渡到門前佛見美，
並頭蓮何日得成雙，
觀見牡丹黃。

不如歸一折

錢稻孫

〔兩呂引子戀芳春〕「且扮片岡波子上」香保溫泉，千明行邸，畫樓悄自凭欄。暗喜新妝圓鬢，却怕人看。遠近峯巒映掩，似金錦斜陽明燦，歸何晚，須知春光易闌，莫任零殘。十載凝霜一夕消，歡娛蜜月度今朝，漫愁壯士耽山色，倚待歸來話寂寥。妾氏片岡，小名波子，八齡喪恃，若不諒於繼慈，百樣關懷，感至微於嚴父。上月言歸川島，謝姨母之良媒，斯時燕爾香泉，喜乳娘爲伴嫁。夫君磊落，竊慚中饋才疎，姑也康強，正慶承歡樂始。從此愁情萬斛，不願重提，但期信誓三千，毋渝永矢。今日郎君爲人邀出遊山，看看日脚西斜，何事歸晚。遺茲遲暮，且玩夕陽。

〔過曲繡帶兒〕纔離岫紅雲兩瓣，相將款度關山，輕絮般冉冉盈盈，堪挹抱粉嫩嬰顏，翩翩，一雙金蝶行霄漢，暢寬廣沒個遮攔。羨煞他，同心綰瑤宮共攀，融洩處，恩深情濃無限。

〔前腔換頭〕俄看，枝頭頭烏鴉噪晚，風來乍覺輕寒，驟忽地吹散薔薇，雙雲南下孤單，越越，高低驟隔銀河岸，只落得光殘色泛，可憐，猶相盼恩情怎刪。咳，風兒呵，虧伊忍，生生鸞儂離間。〔付扮

嫗娘上〕當年就湮推乾燒，老去賠房伴嫁娘。老身便是片岡將軍府裡大小姐的乳娘，今番奉老將軍之命，陪伴小姐新婚，旅行來此。今朝假出半日，探望親朋，眼看天黑下來，急忙回轉。呀，小姐那裡，阿嚨，稱呼慣了，只是改不過來。呵呵，少夫人那裡，嫗媽回來在此，姑爺還未回麼？「且」在這裡。正是呢，要不，打發個人去相迎纔好。「付」阿呀，風口裡，着了涼不是玩的。可不是呢，說話之間，早是晴了，待我點起燈來。「點燈介」「雜扮女僕上」端茶送酒勞趨侍，一日登樓幾十遭。阿呀，來遲，倒有勞了。相公兀自未回，適纔已經差人迎上去了，想就回的，有書來在此。「呈書介添爐拂几下」「且」爹爹書來，早回方好。「付」老將軍書來，一定又打趣得緊，阿，還是冷寂寂的，到底相差遠了。「且」此地究竟春晚，媽媽，坐近來些。「付」有坐了。咳，說來誰也不信，這般打扮起來，幾會是這媽媽伺候大來的，要教先老夫人見了，正不知怎樣歡喜呢。

〔宜春令〕眞如夢，十載間，想先人臨終那番，阿媽懷抱，喚娘聲淚珠般散，恍猶在歷歷音容，算將來何會虛幻。「掩淚介」咳，小姐，諒你閨中，千

種幽情，萬分愁嘆。「且俛首掩淚介」「付」阿呀，失言了，喜事冲冲，說起那裡話來。

「前腔」還求恕，免糾彈，老囉唆不覺絮煩。邇來昏曠，無端言語多滋蔓。小姐，恭喜你，從今後穩取一路春風，再沒個些兒折難，況才郎，何等溫存，那般和侃。「內」相公歸來。「付」少主人回來了，我們樓下迎接去來。「且」正是，門迎步緊自添羞，「付」裙曳嫋嫋下小樓，「且」叮囑厨娘傳膳進，「付」好聽茶罷話清遊。「今下」「生扮川島威男携花上」

「秋夜月」辭翠環，薄暮簪花返，奇峯飽飫煙霞飯，深閨休教凭樓盼。且山光慢讚，怕歸時已晏。名泉密叙洞房春，小住還將瀟翠親，折取山榴花盈把，行行歸去盼佳人。小生海軍少尉川島威男是也，先世鹿藩舊士，維新後亦背膺寄驛圻，小子爵襲新班，甫畢業便已忝官艦隊，月前有人作伐，媼聯片岡中將之門。一昨挈眷遊遊，裝卸香保千明之館。真個風光旖旎，山水清幽，好不瀟灑，今日友人約去看山，備極攀登之樂，流連景物，不覺晚歸，你看棧道崎嶇，已佈蒼茫暮色，這歸程須索急急也。「雜籠燈迎上」跋陟山林慣，馳驅不厭頻，昏黃難辨色，來接妾歸人。嗨，相公，好興致，小人迎接來了。「生」有勞了。「雜」好說。「且付暗上」「雜」到了，請進。「暗下」「生」辛苦了，呀，波君，有勞久待。「付」相公，採得好花。「生」只為這花兒鮮明如火，十

分可愛，特地折來，要煩波君明日插瓶細賞。

「前腔」憐他榴在山，獨自枝頭爛，敢勞插瓶妙手添光璨，好明窗細玩鵲紅綻。「且微笑介」呵呵，敢不承命，只是愧功夫有限，曼相譏杜撰。「生」太謙了。「遞花介」「付」且取水養着罷。「接花下」「生」哈哈，心神已借溪煙灑，垢汗還須泉水除。且去入浴來。「更衣下」「且疊衣介」「付暗上」失伺候了，姑爺真個洒脫得緊。「且微笑介」「付收衣整拂介」「生冲上」浴罷身心兩曠怡，笑伊又告腹腸飢。哈哈。「付」呵呵，好快，便奉膳來。「笑下」「且遞書介」有書來。「生拆書小封落取出遞且介」瞧，岳父來書，這是特致波君的。「各展讀介」「生」瞧，杖履倒是十分康健，哈哈語妙語妙，無異親面了。「置書介」「付奉膳上」「且顧付介」還問你呢，叫你仔細了，水土不同，莫教引起老病。「付安膳介」阿彌陀佛，婆子怎當。「生」飯來飯來。「且」呵呵，餓了，這等急性。「生」怎不餓來。

「瑣窗寒」終朝策杖登攀，秀嵐煙，空當餐，些兒裏餓，幾曾相干。「且」呵呵，想必風景佳甚。「生」只從那榛名馬嶺，東西臨盼，但見無垠原野碧蕩蕩，富士山遠從峯背露雙肩，利根川曲折遙曳如濤。「且」有這般雄壯。「生」若是能詩，還當與李杜比個高下。哈哈，飯穀了。「付」呵呵，好爽。「撤膳下」「且」如此暢遊教人生羨。「生」哼哼，着實險峻

呢，波君那裡去得。屏風般的絕壁，垂着十來條鎖鏈，須要懸虛而上的。我輩還是江澤出身，一旦緩急，梳頂高橋，立須能上，像波君，恐怕東京的街塵，也未嘗沾脚，如何去得。「且」休得取笑，在學校時，也還練過體操來。「生」哈哈，罷了罷了，華族女校的體操，說來可笑。記的那年見過，一傍町東奏着琴，大家便忽踽忽起，我道是歌舞演習，誰知那便是體操！哈哈，罷了，那時與山木家女兒並立的不就是波君嗎。「且」好挖苦，那山木妹子，也相識麼。「生」先君在時，曾照管過他父親，故此至今還出入我家。哈哈，波君顧左右而言他了。

膠縣民歌一束

- 一，莊戶媽媽進城來，粗布裹脚大花鞋。見了座牌坊哈哈笑，「這一個東西怎麼着拾？」
- 二，養閨女，是活寶；換一些洋錢使不了。
- 三，小叭狗，帶鈴鐺，牠娘賣了牠船頭上。待吃桃，桃有毛，待吃杏，杏又酸；吃個粟子糊糊粥。
- 四，他月的胡桃八月的梨，九月的柿子亂趕集。
- 五，養個禍害打笑，強強個絕戶疔疽。
- 六，三集韭菜兩集蒜，莊戶老頭放大汗。
- 七，沒有飯，肚子痛！沒有衣裳打噴嚏！死遍梁山下關東！
- 八，大脚老婆拖拉要飯竿，小脚老婆跟狀元。
- 九，好孩子，你別哭來你別鬧，給你貝瓜乾你咧嘴笑。
- 十，一百歲有個娘好。一畝地有個場好。

「付捧茶上」呵呵，夫妻拌嘴，是不作興的哩。
「尾聲」多情侶漫相嘲訕，看這香渺茶煙夜已闌，莫把春宵輕易看。安息了罷。

「且」清談未竟報更殘 「付」惟恐山深透夜寒
「生」燭紅搖影催人倦 「合」笑語殷勤祝晚安
紀生案，「不如歸」為日本明治時代名家德富健次郎所著之小說，寫川島武男與片岡波子戀愛事，哀艷絕倫，為友邦近代悲劇小說之一名著。承鏡先生以其首章「度蜜月」部分演為劇曲一折文情並茂，不愧原作，殊屬難得之至。謹誌數語，用告讀者，並謝先生之盛意。

本刊下期撰稿人預告：

- | |
|-----|
| 周作人 |
| 趙景深 |
| 陳綿 |
| 錢稻孫 |
| 徐祖正 |
| 謝興堯 |
| 沈啓无 |
| 尤炳圻 |
| 楊丙辰 |
| 李曼茵 |
| 關棋桐 |
| 江寄萍 |

偉人們的遺言

馬克吐溫作
林慰君譯

據一八六九年九月十一日某報載：納耳(Nell)將軍

臨終時，最後的一句話是「法國軍隊」(L'armee Française) (譯者註：納耳將軍為法國近代名將。)

當我們看見一個人，在完畢了他一生的豐功偉績的時候，口裏却說着一種抄襲式的話，那是一件多麼可悲的事啊！拿破崙的最後一句話是「軍隊的首領」(Tete d'armee) (譯者註：這些話簡直不能令人認作是「遺言」，而且這種話不能使人對於說話的人，發生絲毫敬重的思想。一個傑出的人物，對於他的遺言，應當和對於他的最後一息，一樣的特別注意。他應當把牠寫在紙上，而使他的朋友們對他加以評斷。他不應當把這事留到他奄奄一息的時候才去作，並且相信自己在彌留時會說出聰明伶俐的話，而冠冕堂皇的死去。一個人當他在臨死的時候，他的身體和腦筋，一定都是精疲力盡了，因此也許他便不能想出他所要說的話。並且他的身旁，有許多悲哀哭泣的親友們在攪擾着，因此他便不能像他所希冀的那樣，把想說的話完全說出了。一個人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定不能想到一種很合適的話，因此只好說些自私和誇張的話了。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人臨死時，沒有準備而能說出很好的話。也很少

有不準備而不知所措的。

從前維司特 David Westar, (註：即維司特大字典的作者) 他並不害怕，他很有把握的認為：當死神降臨的時候，他能把一切都處置得很漂亮。但是結果如何呢？他先立了遺囑，但後來所有的親屬們都來了，於是你一言，我一語，紛紛爭問後事，結果弄得他只有一個機會給他說一句：「我仍然活着」，於是便與世長辭了。當然他並沒有一「仍然活着」，因為他的確是死了，但他假使不說話，其結果不也和說了這失敗的話一樣嗎？那麼何必多此一舉呢？他倘使在這最末十五分鐘之前的一個星期，有所準備，那麼一定能使他預備一些會使人敬重的遺言，而對於他的家庭以及子子孫孫，都有很大的益處。

從前亞當斯 John Quincy Adams (註：美國第六任大總統。) 倚靠着他自己著名的能幹，和對於意外的事的冷靜態度，他相信能把這最後關頭，平穩的渡過。但是結果如何呢？死神在衆議院襲擊了他，於是他忽然說：「這是世界的最末了。」「哼！世界的最末！為甚麼世上還有這麼許多的東西存在，會叫做「世界的最末」？假使他說這是夏日最後的玫瑰，那麼其中的意義，似乎和他所說的意

思還差不多。他本來的意思是說：「亞當是世上第一個
人，而亞當是世上最末的一個人。」但是他把牠延遲得
太久了，因此他只好把這沒有意義的話留在嘴上而長逝。

現在我們再看拿破崙的「軍隊的首領」。這句話簡直
毫無意義。我們拿它本身來說吧，「軍隊的首領」，並不
比甚麼「警察的首領」更為重要。但他假使在臨死前能逃
出醫生，而詳細研究一下的時候，他是能說出一些比較好
些的話的。納耳將軍，他掌握了半個世紀的大事，而在臨
終時，却抄襲了不值抄襲的話——「法國軍隊」——這真是十
分不恰當，十分平淡，十分無意義的話！但假使他故意的
閉上一隻眼睛並且說：「我會使法國軍隊活躍一時。」然
後再在最後的喘息裏，加上一點幽默的口吻，那麼這件事
便值得人記憶，而能圓滿的完成他一生的名譽。我很希望
我們的偉人們臨死時候，能不說那些無聊的話。我們如果
把他們那些「最後之前」的話拿來看，並且加以增補，
似乎還能令人滿意些。但我們平民却不願被人家這樣作。
但當我們回憶到一些特殊的人物的時候，我們就知道
他們對於這最後的機會，都是有些預備的。於是我們立刻
可以看出他們各個的不同之點了。

比如捷斯特菲 Lord Chesterfield (註：英國政治家
及著作家，生於一六九四年，死於一七七三年)他一生以
溫和，精於演說，和良好的態度，著名於世。你能設想他
會不重視遺言的重要性嗎？不，他絕對不會的。他自己預

備好了，他用眼睛注視着鐘，把手按在脈上，他等待着機
會。最後當他知道他的機會來到了的時候，他故意裝做有
一個人進來了，於是他好像演劇時的故意加重語氣一樣，
咳嗽一聲，對僕人說：「約翰，走開，給這位先生一張椅
子。」於是他便死了。他死時却在人們交相稱譽之中。

其次我們有梵克林 Benjamin Franklin。(註：美國
政治家，一七〇六——一七九〇)梵克林是李治的奇蹟一
書的作者，他是一位永垂不朽的格言創造者。他常常夜裏
坐起來，把一些很粗野的，古老的，腐敗的俗話，作成很
新鮮活潑的格言，而且這些格言，看起來很好，很美麗，
他曾說：「爲道德而行道德」，「延擱是時間之賊」，「時
間與潮水不等待人」，和「需要是發明之母」；梵克林，
這十八世紀的畢靈斯 Josh Billings，雖然實際上說起來，
畢靈斯在俗語的創作方面勝過梵氏，但在正字的準確方面，
却遠不如他。可是梵氏對於他的遺言，採取甚麼樣的方法
呢？他想了約有兩星期之久，當時機到來的時候，他僅
僅說：「只有英雄配得美人」，於是便很快活的死了。假
使他一直活到變成老朽而痴呆的時候，那麼他一定不會說
出這樣可愛的話！

拜倫 Byron (註：英國著名浪漫派詩人。)對於臨死
時的遺言，真是弄得十分可憐，他想不出應當說甚麼話，
在彌留時，除去「奧格司特 Augusta——妹妹——拜倫夫人
——告訴亨瑞碧池司徒 Harriet Beecher Stowe……」等

等等的話之外，便沒有別的話了，但沙士比亞 Shakespeare 預備得很好，他在臨終時的遺言是：「英格蘭是期望着每個人盡他的責任！」於是是很光榮的瞑目了。

此外還有許多很聰明的準備，很適當的遺言，例如：

愛克 Joan of Ake. (法國女將)「踏，踏，踏，兵士們正在進行。」

亞力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註：麥司頓 Macedon 國王，紀元前三五六年至三二三三年。)：「請你再給我一杯聖誕老人酒。」

若瑟芬皇后 The Empress Josephine (註：拿破侖之結髮妻，一七六三至一八一四)：「不是爲若……」她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克利奧派屈 Cleopatra (註：古羅馬女皇)：「這老衛士死了，但他永遠不屈服。」

瑞來 Sir Walter Raleigh (註：英國之航海家，政治家，一五五二——一六一八。)：「削子手，我可以拿一會兒你的磨刀石那？」雖然，我們不明白他爲甚麼這樣說。

司密斯 John Smith (註：英國探險家，一五八〇——一六三一)：「啊！我是我這族裡的最末一個了。」

伊利沙白女王 Queen Elizabeth (註：英國著名女王)：「啊！我願意以我的國家換取一會兒的時間，我把我的遺言忘記了。」

傑克 Red Jacket —— 那勇敢高貴的印地安人，永遠

用他的戰斧來抵抗他的仇人和民族，當他臨死時也說了許多動人的話，因此使他的草舍裏所有的人，都爲他流淚。

我們大家不要忘記以上這些教訓！應當讓他們在健康時，有所準備，思出一些簡潔而中肯的遺言。路易拿破侖 Louis Napoleon 說：「我很滿意我能效法我的叔父，我仍然不願增改他的遺言，也替我寫上「軍隊的首領」吧。」

台維斯 Garret Davis. 「讓我來背誦那部完全的字典吧。」

忌 H. G. 「我們在想說一些關於政治經濟的話。」

柏爾 Bergh (註：美國防止虐待禽獸會之創始者)：假使我的重量對於柩車的馬太重的話，請你們把我分做數塊，每次只運一塊好了。」

約翰笙 Andrew Johnson (註：美國第七任大總統，一八〇八——一八七五)：「我會作過高等市吏，國會議員，省長，上院議員，總——再見吧，你們知道其餘的話。」

修畏 Seward (註：美國政治家，一八一〇——一八八六)：「啊！」

格蘭 Grant (美國第十八任大總統，一八二二——一八八五)：「噢！」

以上所寫的，都是以十分的誠意，敬獻與讀者。再者：我不得已不省去許多例子。那些藝術家們都感到沒有法子作一張一個人說遺言時的圖畫呢！

寶兒

陳綿

我的一個外國朋友，赫利特女士到中國來考查。前天她從上海又回到北平來，同我談起許多關於上海工廠的事。她說給她印象最深的是一羣在紗廠做工的女孩子。她已經做了一篇文章，當時就找出來給我看。我看了十分地感動。提議把牠譯成中文。蒙她不棄，把那一個稿件給我留下了。一天。我很草率地譯了下來。後面便是譯文。

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記

她叫寶兒，就是寶貝的女兒的意思，她十二歲了，按着中國算法的十二歲，按西曆說，要少算一歲，就是十一歲——可是她以為這就是她的歲數，真正說起來，她自己也不一定知道準是這個歲數，因為，她向來也沒做過生日，你明白麼？

我們可以看出來我們這個問題使她驚奇。她更睜大在她瘦小臉兒裏面的兩個眼睛，並且她的眼光顯着更嚴重，更注意。

有一件事她總不會錯的，是的，這是第六個冬天她在紡紗廠裡做工了。她很穩重地搭起她的兩個手指，好像要計算，接着她就停止了。她的手勢和她的說話一樣，過不去幾句開頭話。後面的意思就該我們自己來捉摸了。

我們牽着她的手把她帶到旅館的一間明亮的屋子裏，她只坐在椅子邊上，瘦得連衣服都在她身上逛蕩——黑粗布褲子，花布條兒的灰棉襖——爲着做工弄得又髒又硬。沒有，她沒有別的。多會兒這件穿壞了，「媽」再給她買新的。

她用一種嚴重而柔軟的語音，咬唔地回答我們，在問答之間，要停止長久的時刻，好像我們說的話不能立刻就達到她的腦筋裡似的。

這是很明顯的這個有偉大的建築和銀行的「摩登」上海裏面的世界同她的世界是太遠了，她是一個十一歲的小女工，而已經有六年消磨在做工室裏面，上海的世界離她是那麼遠是那麼不同，甚至於使她猜想不出。她也只是模糊的能夠看見。她向前直望着，躲避着我們的眼睛，好像是一隻狗注視在一個黑暗屋隅的一件只有牠自己可以看見的東西上面一樣。她的舉動和她的語音好像一個說夢話的人，其實，並不是她，倒是我們自己，覺得很不好意思呢。

她一天做幾點鐘的工呢？

她也不準知道。就是說，在汽笛叫醒她的時候天還在

黑着，並且得要急忙地趕上做工的時間。等到天又重新黑下來的時候，她才離開工廠。（從上午五點到下午五點半止，還得加上半點鐘打掃工廠，才能回家。這是陪伴着寶兒的一位女士說的。）在黑暗中起床，這是一件不好過的事情。她的妹妹阿三——就是家中第三個女孩子，也已經做工了——常早晨叫她起床的時候，常常的哭。這是因為她年歲太小了，可是寶兒是不哭的。

在起身以前，寶兒同她的妹妹，只吃一塊冷的燒餅，是她們自己用一個銅版（約合法國一個 *bon*）在街上買來的。這就是她們的早點，中午，她們每人吃兩碗米飯同一點醃白菜；到晚上回到家裏再吃兩碗粥就算了。有時天氣太冷，就像現在的天氣，「媽」多給她們一個雞蛋，帶到工廠去，算是她們的美餐。

寶兒掙多少錢呢？兩毛五分錢一天（合一個佛郎二十五生丁）。她小妹妹阿三現在只掙一毛五。「爸」有很久不做工了，所謂做工，也就是到街上去賣賣花生，賣賣葦籬。不過你們要知道，花生葦籬批價也很貴，而賣的人又多……

「他們家裏有幾口兒人呢？」「爸」「媽」我弟弟我小弟弟阿三同我。從前，以前很久了，還有奶奶，可是現在她死了。當他死了的時候，全家的人都回到鄉下去葬埋她。至少這是她聽人們講說的，因為寶兒不記得了，她那時年紀還太小。

不是，她們不是總住在上海的。她們是江北人，就是揚子江的北岸，但是在那邊實在沒有飯吃了。正是因為這個，所以她們才離開了家鄉。她們在這裏住在一間很小的屋子裏，這間屋子是在浦東一所破房子的後院，浦東就是黃浦的那一面，「媽」同「爸」「弟弟」同「小弟弟」睡在牀上，寶兒同阿三睡在地下。下雨的時候，她們得睡在緊裏頭靠着牆；但是即使那樣，她們也常常的被雨水浸濕了。

——寶兒，你告訴我們，你在工廠做什麼工啊？

這個問題實在說起來，我們用不着問她。我們只須看這孩子的手，手指頭腫着，手指甲凸着，皮是裂了，粗厚的無血色的。好像一雙老洗衣婆的手……她原來是個抽絲的。

在工廠我曾看見幾十個寶兒：細小的，筆直的身段立在一排裝滿了滾水的盆前，這盆裏滾動着許多的小白球。她們傾斜在盆上，用一個鐵鉤攪動那些蠶繭，以後，一個一個地用她們靈活的小手指頭把絲的頭抽了出來，掛在紡絲的架上。每三個小孩兒管理一個紡絲架。在整天的工作裏，她們都立在死蠶的臭味同蒸氣裏面，手裡舞弄着那些滾熱的蠶繭，那絲偏又細得同蜘蛛網一樣。

——是的。寶兒說。我們要老實地工作，因為在每一排梳辮子穿長褲的女工後面，都有一個人走過來走過去，手裏拿着一個棍子。不是一個大棍子。可是細小的一條竹

棍子，打在了已經燙傷了的小手上，也痛極了……

——你說，寶兒，禮拜的時候，你總應該喜歡罷？

這孩子的眼神，總還是那麼猶疑無定。禮拜？

——是的，寶兒，就是你休息的日子，不上工廠去的

日子。

——啊，有！每月一回，也有時兩回……在蠶繭少的

時候……

——那們你做什麼哪，在這種極希少的，你不做工的

日子？

——寶兒想了一想，以後她用了她那微細而又嚴重的聲音

回答道：

——我刷傢伙，我看我的弟弟同我的小小弟弟，我還幫

助「媽」洗衣服。

——你總不玩麼？

——玩？那孩子的眼光差不多顯出來一種埋怨的神氣，慢

慢地她搖動着她的頭。

我還堅持地問。

——寶兒，你總沒有過娃娃嗎？

——慘酷的問題。我問的時候，不勝慚愧。寶兒的神氣緊

張了。現在是一種好強心在那裏回答。

——我弟弟有一個皮球，她很驕傲地說。

——我們要給你一個，好不好，寶兒？

——她抬起頭來，她頭一次用直接的眼光來在我的眼睛

裏，以後她又低下頭去。

——你要給就給我的弟弟罷。

我看着她，愣了。

——為什麼給你弟弟呢？

——因為他是我的弟弟。

——這多明白，寶兒很驚異地看着我們這般大人，不能了解的樣子，很緩和地她給我們說清楚。

——要是我不把娃娃給我的弟弟，他就要哭了，我的「媽」打我。

在她的頭上，大人們彼此交換着難忍的眼光。啊！寶兒，你雖然叫做寶貝的女兒——是那們名當其實——你同你的小妹妹，養活着全家，但是你總不過是一個女孩子，而女孩子在你們國裏又是太沒有行市的了，你雖已然置身在有竹棍有工頭吞吃小孩的像妖龍般摩登工業裡面，是還不夠的。一個更老的妖龍，把你抓在他的爪裏：數千年來，傳統的妖龍。

——談話到這裡，我覺得一個固執的思想，佔據了我：就是想要看這個面色淒苦的孩子發微笑，看這十一歲的老工女不知道什麼是遊戲的……

——寶兒，你一定會有一個娃娃，你現在跟我來，到河南路一個大商店裏，你自己去挑一個，同時你也可以給你弟弟挑點兒玩藝兒。

——在那孩子沉重的眼裏，好像經過了一綫不定的光明。

但是她沒有微笑，她只是服從地站了起來。

走到樓下，在旅館的進門的地方，我把一隻手扶在她削瘦的肩膀上。她趕快地離遠了好像躲避一個打擊的威迫似的。

——寶兒，你怎樣啦？

她低下了頭。

——我怕外國人。

——你爲什麼怕他們？

——因爲我怕看他們那種黃頭髮藍眼睛的樣子。

大人們又彼此地對看。

——這準是她在家裡聽人們說的，有一個低聲地說。

——寶兒，你在什麼地方看見過外國人？

她抬起了一雙驚異的眼。

——是在工廠呀。

在大街上，她鑽進又溜出了便道上的羣衆，以一種民衆孩子們特有的本能。我們差不多跟不上她。街上的羣衆她是不怕的，可是一到了商店裡面，她就停止了不好意思起來了。她靠緊了我們的裙邊。啊！意想不到的舉動，她的手竟溜進了我的手裏。因爲這裡的羣衆是她所不認識的了。有她同種人的母親們穿着綢的袍子，皮的大衣；有肥胖的小孩，圍在絲綿的被裡，沉重地跨在阿媽的胳膊上；還有一隊小姑娘叫喊着同麻雀一樣。

忽然，寶兒的手抽筋似地握緊了。她看見玩物了，這

不是中國的玩物。外國的貨物已經在那裡佔據了。機器的獸，火車，汽車，飛機，鉛做的兵。但是那些，寶兒都好像看不見。她的眼光是看在更上層，一架如同坐在寶座上面的娃娃們，歐洲的娃娃，黃頭髮玫瑰色的臉，綢子的衣服。

我低下頭看寶兒的臉，她的嘴唇張開了，臉色輕輕地染了紅色。頭一次這個臉像了一個小孩子的臉。

——寶兒，你要哪個娃娃？

她的眼神又不定了。胆怯地，她把這光亮一排看了一週。那時，忽然間她的眼光集中了，固定了。寶兒的唇沒有動，但是她的眼中生出來一個微笑。她伸出一指。

——那一個。

這是一個穿中國衣服的小娃娃，一半藏在了大娃娃們的肥胖的腿寬大的裙子裡面。這是一個很儉樸的娃娃在各市場都可以買得到的。

——你準是要那一個麼？

她很堅決地點頭。

——是的。

從這時起，寶兒任何旁的東西都看不見了。她的眼光總不離開她的娃娃，惟恐人把牠奪了，傷了。當店員拿去包裹的時候，她不定地等待。他們是否還給她拿回來？至於大家給她弟弟挑玩藝兒的時候，她只是在淡淡地參加罷了。一個鼓，一個喇叭，一個帶音樂的拖螺。是的，一些

能做聲響的東西，能使他弟弟快樂的東西。或者再加上這把木頭刀同這根帶絲縲子的鞭子。至於她，她是什麼也不要了。有娃娃就夠了。

她把那個小包用兩隻手拿着，用她有裂紋的手指緊緊地握着，好像惟恐別人奪了她的。

——寶兒，你說謝謝呀。帶着她來的那位女士低聲同她說。

溫和地，她抬起眼來望我。

——謝謝。

這一回，是我低下了眼光。我真慚愧……我想在這可怕的上海市裡有多少百或者有多少千個寶兒——無年歲與無希望的孩子，一般可怕的窮困下的犧牲，差不多的人們寧願做爲不知道，好免去了發羞。給一個娃娃，簡直是一種無恥的行爲，一種令人狂怒的自私。如同我們擲一個銅子給乞丐，爲的是在這種窮苦的情狀前不感覺到難堪……

寶兒走去了，低着頭，包兒緊緊地抱在懷裡。一時刻……我丟了她那灰色的影兒，無名地，失迷在羣衆中的小人物。

——我希望着她能夠保留她的娃娃。我身邊的一個少婦同我說。

——您怕什麼？

——別看他們把他拿去給賣了。也許您不知道她在裡面做工的那個紗廠要關門了。絲業的恐慌，您明白麼。上

海區裡的十個紗廠，只有四個是能夠開門的了。其實以人道說起來這也不能算做一個不幸。

——那麼她做什麼去呢？

——哪！不用說，他們想法子讓她進煙捲工廠就是了。再不然，她同她的妹妹在家裡做洋火盒，一千個十個銅子（合兩個 Son）。有什麼法子，她這一家不要生活麼……生活……這個話使我想起幾天前一個絲廠主同我說的

一段話。

——兒童勞工……不錯，這是一件極可惡的事，我同意。不過您要想一想，我一個人要使二百五十個兒童同她們的家族生活。她們將要做什麼，可憐的女孩子們，假使我裝置一部抽絲機把她們的工作用機器代替？再說，機器恐怕太貴了——他幻想着又加了下面這一段。

——我個人是求之不得，不過我們要顧到競爭呀……絲的市場現在是那麼不景氣，還是只有賤手工才能救助我們使我們還能工作……

寶兒……寶貝的女孩……你真是名副其實呀。

童養媳歌

清早起來冷呵呵，抱着孩子去刷鍋，大鍋刷的明似鏡，小鍋刷的賽磨羅。叫聲妹妹去燒鍋，晚上堂前問公婆：一問公婆也不理，二問公婆裝睡着，今年有我你問我，明年無我你奈何？敲敲敲，鑼聲響，新娶媳婦靠公婆；石頭原是靠山長，二龍取水靠天河。——徐州民歌

玻璃門裏

夏目漱石著
方紀生譯

這是夏目氏所作的一部膾炙人口的小品集，於大正四

年一月十三日至二月二十三日，刊於「朝日新聞」上，後來改爲單行本的。據他自己在本文第一段所說，是病後蟄居家中時，隨着興之所至，動筆而寫的閒散文字。然而閒散雖是閒散，我們却可從這些平淡瑣事中，看出他那瀟灑絕俗的情趣，待人接物的態度，和日常生活的情況。可作文章讀，也可作傳記看，較之作者其他作品，也許是更有意義的東西也說不定。此書譯到一半左右時，友人尤炳圻先生告我，東京北星堂出有松原巖及 B. T.IGHAR 氏的英譯本，遂設法購了一本來讀，使我對於一些不大自信之處，得到不少的參攷，這是很可感謝的。不過，我的能力終於有限，不免仍有誤譯不好之處，仍望讀者多多賜教。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十二日，記於宜南爲佳齋。

一

從玻璃門裏往外看，蓋着霜的芭蕉，結着紅實的梅樹的青枝，和那些傲然直立的電線桿立刻映入眼簾。除此以外，可以算數的東西，差不多就沒有。在書齋裏的我的眼界是極單調，又極狹隘的。

並且我自去年年底傷風以來，差不多很少出門，世間的情形毫不知道。又因心情不好，不會好好讀書，只是坐着躺着過日子而已。

但是我的頭腦時時思索，心境也多少有些變化。無論怎樣狹小的世界中，總也會有些細小的事情發生的。於是常常有人進到這隔離着微小的我與廣大的世界的玻璃門裏來。這些不速之客貿然而來，說了些我沒想到的話，做了些我沒想到的事。我有時甚且用充滿興味的眼光，迎送着這些人們。

我很想試寫一寫這種人和事。但我怕我的這種文字，在多忙的人的眼裏，一定是毫無趣味的。我覺得，把排着我所寫的閒散文字的篇幅，呈現於那些坐在電車中，從口袋裏掏出報紙，注目於大字標題的購讀者之前，實是一種羞恥。因爲這些人們，除了從火警，盜賊，和殺人等日常事件之中，認取些自己認爲重大的事件，或者對於自己神經有相當刺激的辛辣的記事外，覺得沒有時間的餘裕來讀新聞。——他們忙的很，在電車站等電車的空兒，買了報紙，乘坐電車時看看昨天社會的情形，一到衙門或公司，就將報紙塞入口袋裏，差不多將報上所載的事完全忘掉。

我現在寫這類文章，是冒着這些忙碌沒有時間的人的輕蔑而寫的。

歐洲自去年發生了大戰。這場廝殺何時纔完，似乎很難逆料。這戰爭，日本也參加了一小部分。此事之後，跟着是議會的解散。未來的總選舉，在政界中人，自是重大的問題。米價過賤的結果，農家收入減了，到處都有不景氣的嘆息。至於說到年中行事，則春季相撲的比賽就要開始了。要之，世界上真是多事之秋哪。像凝坐在玻璃門裏的我，則似乎沒有些許閱讀新聞的心緒。倘若我要寫，勢必非推開那些政治家，軍人，實業家和相撲狂不可。然而我總拿不出這種膽力。只因被約在這春季寫點東西，於是這纔來寫一些除與自己之外沒大關係的平淡瑣事。至於寫到什麼時候為止，那要看我的筆和篇幅編輯上情形，確實的預定，現在說不上。

一一

被叫去接電話，拿起耳機放到耳邊問什麼事，纔知道是某雜誌社的人，想要我的相片，說是請告訴何時叫他來照好。我答道，「照像我不大喜歡。」

我和這雜誌社可以說完全沒有過關係。只記得過去三四年間，曾看到一兩冊而已。它的特色，似乎除開登載許多人們的笑臉之外，別的什麼也不會留在我的腦中。然而那許多勉强的笑臉所給我的不快的印象，到現在却仍未消滅。

因此我拒絕了他的要求。

雜誌的記者說，要出卯年的正月號，所以希望登載一些卯年出生的人底相片。我倒是如他所說，是出生於卯年的。因此我這樣說——

「爲登在貴雜誌而攝的相片不是非笑不行麼？」

「並沒有這回事哪。」對方立刻答道。好像知道我在這誤解他的雜誌似的。

「倘若平常的樣子也行，那麼您要登載也無不可。」

「那麼好極了，就請答應罷。」

我與對方約好了日期之後，掛上了電話。

在第三天約好的時間，打電話來的人，穿着漂亮的洋服，携帶着照相機，走進了我的書齋。我和這人談了一會關於他的雜誌的閒話。然後承他爲我照了兩張相片。一張是坐在掉前的平素的姿態，一張是站在寒冷的庭前濃霜上的普通姿勢。書齋的光線不足，按上相機之後，還燃用鎂光。在燃用鎂光之前，他把臉半向着我道：「曾經約過的，請忽略爲笑一笑好不好？」這時候，我聽了突然感到有些滑稽，同時感到說這糊塗話的人真是一個怪傢伙。我說「這就行了」，沒有答理他的請求。當他站在庭前的樹下，把鏡頭對着我時，也和先前一樣，用懇切的口氣，重又說了同樣話：「曾經約好過的，請略爲……」我這時差點兒沒和以前一樣地笑了起來。

過了四天，他由郵局給我寄來我的相片。然而，這相

片竟如他所預約，是笑着的。這時，我端詳了一下自己的臉，覺得好像受了人家的戲弄。在我，除了使用人工造作方法，決不會這樣笑的。

爲了証實我自己的意見，我把這相片給了來訪的四五位友人觀看。他們和我一樣，鑑定這是近乎造作的假笑。

我自有生以來，在人前有過好幾次本不想笑，却被逼迫而笑的經驗。這一次的作偽，恐怕是這位照相師來復讎也未可知。

他雖然將怪樣的帶着苦笑的照片給我寄來，但那登載着相片的雜誌，却終於不曾送到。

人間詞話四則

阿茵輯

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夢見。

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僕命風月，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草共憂樂。

「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久貧賤，轉軻長苦辛。」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爲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

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担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追」



張振仕作

朔風室札記

這個純文藝刊物的誕生，在我個人實出意外，因為我事先並沒有想在這時候來辦雜誌的意思。不，當最初陸語冰先生向我提及此事時，我還曾經婉謝過的。上月初旬，陸先生又偕同東方書店主人見訪，再三言及此際北方文壇之沉寂，智識階級之缺乏定期刊物可讀，並說明書店發行刊物動機純在應時勢之需求，可向中上階級供給一些精神的糧食，毫無其他作用。其志趣甚高，其情意甚殷，於是總在不談政治時事，編輯方面付予全權，並與陸先生共同負責及其他的條件之下，答應加以致慮的。

答應了之後我就開始想了想，是的，誠如書店主人所言，年來北方的確沒有純文藝刊物可讀，在這種環境下，一個雜誌出來打破沉寂，或許不無些許意義也未可知；不過，重要的問題，刊物先得要有撰稿者，在此作家星散之際，僅存的先輩和朋友們，都肯執筆撰稿麼？這是我先要致慮的。還好，也同樣的是實出意外，當我直接間接說明刊物的性質，向他們徵稿時，周作人，錢稻孫，徐祖正，沈啓无，畢樹棠，楊丙辰，尤炳圻，陳綿，張壽林，謝興堯諸先生，及其他的友人均先後答應寫稿，給了我不少的

勇氣，覺得似乎略有把握，於是纔通知書店方面，答應了來試試辦。這是本刊出版前的經過

至於刊物之命名「朔風」，乃書店方面所決定，想來沒有什麼特別的深意。如欲解釋，或可說是因為出版地在北方，寫稿者也多在北方，而發刊期也正好是將括起西北風的時節的緣故罷。

本期承周作人，錢稻孫，沈啓无，畢樹棠，陳綿諸先生賜稿，給本刊增加了不少的分量，編者不勝銘感。諸先生並允為長期撰述，尤為本刊之幸。周先生文題開已定為「用心隨筆」，此後每期擬登一二篇，年來正苦無從讀到先生的文章者，從此再得捧讀的機會，想來必定和編者一樣，感到無限喜悅的罷

外來的稿件，除去譯稿已聘專家担任外，我們極為歡迎。倘承讀者見賜，其合於本刊性質的作品（可參閱投稿規約），無不樂予刊載。十一月二日之夕，方紀生記。

愛美的

青年人，愛美的
心高于一切服飾
美是先注意事件

服飾服務者
王府井大街
麗豐綢緞莊

有大量衣料
供您擇選
有專門技師
擔任裁剪時裝
無論綢、布、麻、呢衣
料一經本莊裁製無不稱心

男女西服 時裝大衣
工精料省 交件迅速

麗豐綢緞莊

總店：王府井大街
電東一三三四號
支店：前外煤市街
電南一一七五

各界此彼鏡贈紀念品請用本莊各種流行衣料

鹽業銀行

資本總額一千萬元
實收七百五十萬元
公積金五百餘萬元

營業部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儲蓄部

資本二百萬元

西經理種儲蓄存款手續簡便利息優厚責任無限章程函索即寄 總行
上海 分行 北京 香港及漢口 南京 杭州 廣州 青島 九龍
及各省商埠均有通匯機關 北京行址前外西河沿經理室電南二四六
九 營業部一八三〇 六五六 傳達室二六八五電報掛號七七七七

中國國貨銀行

存款五元起碼

兩益

期限十八個月

儲蓄部

儲蓄

享受定期利息

保存活期方便

行址：東交民巷西口

電話東局三八八二
三八八三

大陸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

兼辦儲蓄存款事宜

朔風投稿規約

1. 接收外稿，但以合本刊風格為準。
2. 來稿概須繕寫清楚，並須將通訊地址註明稿端。
3. 暫時不收譯稿。
4. 編輯人對於來稿有刪改之權。
5. 稿費每頁以二元至五元計算，每期刊後發出。版權由作者保留。詩歌漫畫依地位計算。補白材料酌贈本刊。
6. 投稿人除由本社致奉稿費以外，並贈送刊登稿件期份之本刊一冊。
7. 來稿非經於稿端特別聲明，並附相當郵資者概不退還。
8. 來稿請逕寄北京西單北大街二四八號本社編輯部，勿交私人姓名。

本刊廣告價目

地	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後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前後封裏	四十元	二十五元		
正文前後	三十元	十五元	八元	

朔風月刊·第一期

本刊定於每月十日發刊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十日
 每冊實價大洋一角五分

主編

方紀生

陸離

發行所

于星垣

發行所

東方書店
 北京西單北大街二四八號

印刷者

東方書店印刷部
 北京西單北大街二四八號

預定價目表

寄費在內(日本各埠照國內計算)	時間	全	半
	期數	十二期	六期
	國內	一元六角	九角
	國外	二元七角	一元五角
	香港及澳門	二元	一元一角

東 方 書 店

雜誌

經售雜誌畫報
並由本店出版
朔風月刊一種

書籍

經售中日各種
書籍讀者有所
需求均可代購

文具

經售中外精美
文具學校用品
定價格外低廉

印刷

承印書籍雜誌
單據表冊取費
克己交貨迅速

北京西單北大街二四八號
電話西局七九四號

請閱：

華北唯一新聞紙

晨報

消息敏捷 報道正確

內容充實 印刷精良

近更闢有文藝，兒童，婦女，
藝術，史地，衛生，新民等各
種週刊，每日刊行一種。

廣告效力宏大。

刊費特別低廉。

如欲發展事業。

請登晨報廣告。

北京宣武門外大街一八號
電話南局三三五號